

# 冻融的十二月天空

A NOVEL

Kaja-Ayame

2024/11/24

## 冻融的十二月天空

1

6 点 30 分。

我猛的翻了个身，关闭了滴滴响的不停的闹钟。

尽管早已毫无倦意了，但还是眷恋着床单的温暖。

已经不止一次是这样了，在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霉晦的世界，心中不免会有些悸动。有些人收拾好心情，充满期待地度过每一天，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愿，伤痕累累却还是强颜欢笑，这是坚强的人，我做不到。倘若沉沦在其中，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一切呢？不再抱有那种希冀，便不会对突如其来的不幸感到无所适从了吧？我说不清。

当然，大多数人大抵是不会考虑这种事情的。细碎的琐事已经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了。或许，有些人连这些事情也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每天只是机械的度日。我羡慕这种人，但我也不能够。

稍稍搭起窗帘的一角，在熹微的晨光中努力辨认对面建筑物的轮廓；昏暗的犹似在午夜。虽然因为高楼的遮挡，这个楼层常年光线不足，房间里也充满着发霉的味道——或许常年居住在此的我的身上，也会有这样的味道——但我宁愿相信天本身就是阴沉的，毕竟昨天被迫“小楼一夜听春雨”，这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尽管现在仍在 12 月，春天还离得远。

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东京的天空一直都是如此阴沉的，压抑的。电视中每日播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信不得的。唯一真正湛蓝的天空，只存在于童年时代的四国岛。

仍是不适意，但有些事情该做还是得做；“躺着不动身上会生蛆的”，母亲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或许是别的什么人说的，那不重要。我不情愿地挺起了上身，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继而在本就没有几件衣服的衣柜中提炼出今日份的行头。一件浆洗得笔挺的衬衫，开了线的针织毛衣，还有一件短袄，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裤子。顶普通的着装，真的。

正当我寻思着买些针线缝补毛衣上缺失的纽扣时，隔壁的洗手间忽然传来了冲水的声音。那家伙总是起得那么早，只是为了赶上去下北泽的电车，真是自讨苦吃。

然后是浮现在门外的蹒跚足音，我推开了门。客厅里没有人，只是因为我自动把她忽视了。

“早上好。”

“哦。”

本不想回答的。

“早上好。”

我径直走向了与客厅连在一起的厨房，没有正眼看她。

早饭……果然还是炒饭吧。毕竟原料在昨天已经切好了。我打开煤气灶，在中华锅里添了一些油，将隔夜的米饭和配菜倒进去一起翻炒。

日本有一种“天津炒饭”，据说许多天津人压根都没听说过。我也吃过中华料理店的炒饭，店主是中国人不假，但中国人会爱吃那种干巴巴的东西？想来是没有机会到海的对岸去考证那种东西了。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列举的几种生活的必需品。食物是与住房、热量、衣着列在一起的，他本人也曾在自己的林中木屋用自己垒起的炉灶烘烤不加糖的面包来款待访客。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实现起来似乎比先前那个更加现实，但我不敢打包票说会有一个大地主允许我在他的地盘上自娱自乐。

其实，这些能不能实现都无所谓，高档日料店的“流水素面”远不及妈妈下的鸡蛋挂面，虽说前者我并没有吃过。

房间也渐渐暖和了起来。栋楼大部分居室都通了暖气，但这间并没有，因为房东并不想让租客过上好日子，租客自己也没钱。

腰间突如其来的温暖的触感，将我从徂徕的的想象中拉了出来！

我立刻意识到的是谁，却不由皱起了眉。来这一套吗？我早就不是 5 年前的那个时椿了。

我猛的扭过身去，撇开了她的手，顺势抓住了她的手腕。我见到她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些什么。

“傻瓜，你究竟有完没完？你大老远从爱媛县来东京就为了找我？”

“是父亲把我送到东京读高中的，我并没有试图找过你，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到哪里了，我只是碰巧在街上碰见了你，就跟了过来。可是……”

“我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人，你的到来对于我是灾难，你待在我的身边，我只能感到身边多了一个累赘。这些日子你还没弄明白吗？没有你，我照样能料理好自己的事情。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以后我这里也不会有你的位置。”

“可是这几天我看见的只有你在无止境地糟蹋自己，我……”

“糟蹋自己？哪又如何呢？你又能为我做些什么，无济于事的安慰么？你觉得你的到来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吗？我的痛苦只会由我一人承担，你没份。你只会——看到你只会让我感到更加悲伤——你，青春，可爱，你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一切，但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我做不到！”

“你可以，你必须做到，离开我，不要再想起我，快点。你不是还要上学吗，快走啊！不要成为像你哥哥一样的废物。”

我说着，声音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快走啊，快走啊。不要再答复我了，不要再用那种温柔的声音拷打我了。神明保佑。

“我知道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纤细又柔弱。

我始终不曾扭头去看她，那眸子晶莹的泪光，那梨花带雨的脸庞，光是想想就已经心碎了。更何况她还是我的至亲。

“请把手松开吧，疼。”

我把手抽了回来，继续投入到了之前的料理中。

泪水不曾溢出，是因为心灵早已干涸，那些日日夜夜将人的血液蒸腾而出。

我怎么能对她说出这种话呢？有些罪过只能用一生去偿还。

玄关传来了两声皮鞋清踏的声音。

“我出发了！”

我什么都没说，此时还能说出那种违心的客套话吗？

门被轻轻关上了。

多少该把她留下来吃完早饭再走吧，我暗自后悔。她还会回来吗？她不回来那自然是好的，但心中总有一些空捞捞的。

绝不能有这种想法！

我将锅中的炒饭倒在了盘子中，一些米饭粘在了锅底。

此时此刻，我早已没有了吃饭的心情。我在盘子上敷了一层保鲜膜，丢到了冰箱里面，又从中拿出一罐冰镇的胡椒博士一饮而尽。

出门吧。我随手拿起了搁在沙发上的大衣。昨天不是放在茶几上的吗？我暗自思忖着。翻过来看了看，之前破掉的上衣口袋被很好的缝了起来。她刚刚就坐在这里吧。

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家中盛行节俭之风，妈妈死后，我破了洞的袜子都是零补好的。

我披上了大衣，是一件带着毛绒翻领的卡其色衣服，是在前年新年打折期间买的廉价货。穿成这样出去多少会有些滑稽，但我早已不再在乎别人的目光了。

刚背井离乡时我还会因为独自一人而感到难过，当时我会写日记。那些日记早已在住所频繁的调动中遗失了，就像我逝去的青春与胸腔中冷却的热情。也幸好遗失了，倘若此时再

面对当时的日记，那会是一中多么谦恭与惭愧的心情啊。

我下到楼下，在踏出楼梯间的一刹那，迎面而来的是十二月的风、冬日的风、凌冽的风、干冷的风，锋利如刀刃划过枯槁的皮肤。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先去涩谷吧，但在那之前还要去新宿去见一个朋友。

我一边想着，一边曳开步子向地铁站走去。

## 2

只是多等了一个红绿灯，地铁站就显然拥挤了很多。

在来到东京的第3年，我还需要仔细地观察点线交织的地铁线路图，但如今我闭着眼睛也能走到正确的检票口。即使电车里没有广播，我也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下车换乘。

第1次坐地铁的时候，我确实有些摸不着头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面色和蔼的老人，便走上去拉住了他的袖子。

“很抱歉打扰你了，请问去练马区的列车在几号检票口。”

“10号检票口。”他温和地说。

“最远的那个？”

“是的。”

“非常感谢。”

“没事。”

于是乎，我不得不出现在整个御茶水车站，车站里满是早班通勤的牛马们，有时不慎撞到了别人的肩膀，踩到了别人的鞋尖，便会听到严厉的骂词。

“抱歉。”我当时只能这么说。但我后来才知道，面善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他只是想看外地人笑话，于是给出了一个不太明智的答复。

索性还有空位，我在远离车门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身边坐着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对面贴着一张水族馆的海报，我从未去过那种地方。父亲曾许诺过工资发下来以后一定会带我和妹妹去看看，然而在母亲死后，他便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每个月的工资都被他拿去买酒或者买彩票了。

“海豚演出 下午 2:00~3:00。”

招待所的一位朋友曾说他渴望着被圈养的生活，只要按照驯兽师的意思取悦观众，就会得到吃不尽的沙丁鱼。

“不，我认为海豚是不会因为得到了这种生活而感到幸福的。”

继而我给他讲了《庄子》中曳尾于涂的故事。当一个人笃定要去坚信某件事时，再伟大的雄辩也是无效的，他仅仅是就我对中国典籍的了解颇深，做了赞扬。

“可是明白了这些道理又如何呢？小野君，你我不正陷在同样的泥潭中吗？”

后来他到别处去住了，但我们仍然保持联系。

芹泽君是北九州人。他也是从家中逃出来的，因为他的继父总是家暴他。当他掀起衬衣给我们展示斑斑的伤痕时，寝室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他通过短信告诉了我，他如何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一个女孩，并去追寻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告诉我父母已经联系了警察，正在找他。告诉我他如何被强行带回家的。

自他回到北九州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过了两年多，他忽然告诉我他考上了东京农业大学，正在去往东京的新干线上。

“恭喜啊，你很快就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了，可我仍在一如既往地摸爬滚打，曳尾于涂。”

“真的值得吗？”

“这是你的选择啊。实实在在的东西更让人心安吧。”

“可依我看，最好不要将幸福赋予实在的形体，因为一切有形之物终将被毁坏。”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谈话。双方是时椿野与米津芹泽。

后来我弄丢了先前的电话卡，失去了所有老朋友的联系方式。其实，那些人，我早已失去了。

车上上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挡住了那张海报。

其实，东京都也像一个水族馆，好一个世界魔都！狭小的关东平原拥挤着 3000 多万条鲱鱼，每个人都在竞争着有限的氧气，不惜头破血流，却又不得不时忍受着窒息的苦楚。

呕血，非要呕血不可。

毁灭或在一念之间。

列车在地下隧道中飞驰。

### 3

到了新宿，我照着铃木先生给的地址走到了一条古老的街道，街上的建筑都是欧式的风格，几栋高楼包绕在四周。我沿着街道，脚踏着磨平的石砖，发出哒哒的响声。街道的拐角是一家上了年头的咖啡馆。

虽然店外没有任何标识，甚至没有一块写着“喫茶店”的招牌，但根据地址，理应就在这里。

我迟疑地推开门，在迈入店中的一刹，竟发出了铃铛清脆的叮铃声。我感到有些惊喜了。

“欢迎光临，这位客人”

正当我回头打算找寻声音的源头时，前台招待远远地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在这里，小野君。”

我循声找到了那位先生的座位，在他的对面做了下来。

“好久不见啊，小野君，进来安好否？”

“老样子罢了。怎么想到来这种地方呢？没有合适的星巴克或是家庭餐厅吗？”

“别看这家店其貌不扬，这可是大正时代建在新宿的第一批咖啡馆，年龄比您爷爷都大。”

也确实如此，这家店的内饰相当的精致，金碧辉煌的吊灯，从天花板垂下的吊兰，与奶白色鸢尾花的墙纸，还有红木的墙踢脚与维多利亚风格的桌椅，无一不显得精致与柔美。

一个古色古香的摆钟倚在墙边，表盘上的时间早已不准了，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悬挂在摆钟之上的硕大的牡鹿的头。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鹿头，犄角仿佛要将天花板穿透了。他活着的时候必然也是鹿群中卓尔不群、风情万种的佼佼者，又是多少牝鹿的一辈子，当时他的眼睛必定不会浑浊，永远闪烁着动人的秋波。那又是什么使得他的眸子变得浑浊呢？

呕血，非要呕血不可。

“这些桌椅，还有那个摆钟，都是昭和时期购置的，进来还翻新了一下，也算是古董了，小野君，这种好去处我可不会告诉一般人。”

“确实是有一些时代的味道，但不多，就像俄罗斯海军的莫斯科号驱逐舰一样。”

“是原本黑海舰队的旗舰吗？”

糟糕！一旦打开了他的话匣子，那就甭想再阻止他夸夸其谈了。从俄乌局势，到西亚风云，从欧陆局势到美国大选，从地中海到亚太地区，他总是有的是话可说。

“铃木先生，您是打算叫我来讨论稿件的事吧。”

“啊！没错没错，是我偏题了，十分抱歉。你的稿件那边已经看过了，给出的答复只有一句：暂时不予出版。”

“凭什么！？请给我一个解释。”

这都是第几次了，一年的宵衣旰食、燃烛继晷真的都不算什么吗？于此相比，J·K·罗琳遇到的不过是“小小的困难”罢了。

“时椿先生，您的稿件和您之前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们都看了，您的文笔确实高超，

但我们出版社主要出版物是新人作家写的轻小说，您最好找别的书商去。”

“我何尝没有在找，但没有一个愿意出版的。”我不由得攥紧了颤抖的拳头。

“但我们社的受众就摆在那里，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销量。以你细腻的文笔去写轻小说一定会爆冷出圈。出色的人物描写，精心打磨的细节描写，角色的一颦一笑，或是忧戚或是动容，虽是白纸黑字，却无一不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不，我并不是为了讨好你才这么说的，这是审稿部在阅读了你的小说后的一致意见。我刚刚的建议，您仔细考虑一下吧。”

“我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像那种取悦读者的文体，我是绝对不会去碰的。如果写作不是出于作家的自觉而是单纯为了仕事，我宁可永远也不再拿起我的笔，我说到做到。”

“您有些太过于偏执了，除了纯粹的情绪价值，很多轻小说还有其他有价值的地方。即使是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笔下犹能有花开，查尔斯·狄更斯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再者，您总不会没有看过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吧？”

铃木直人有些恼怒地敲击了两下桌子。

“您这是在诡辩！”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去辩驳，只能胡乱嚷嚷。

“野，我们最想引以为傲的，恰恰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没有就会否定，一味地否定就会变得偏执，偏执的人心中早已失去了真正的意义的位置，因为意义本身，他们已经无从获取了。用偏执的眼光去审视万物无异于管中窥豹，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妄下定论，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往往会演化为鸱得腐鼠的闹剧。你说对吗，小野？”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不懂。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颓废地瘫在椅背上，双臂环抱在前胸。

“不是在为自己开脱，我已经尽力为你求情了，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我们朋友一场，有什么话说的不好听的请不要往心里去。”

“没事。”

“话说你还没有吃早饭吧，看看菜单上有没有中意的，请不要客气，我来买单。”

“您之前什么都没点？一直在等着你，我可不敢偷跑。”

又是爽朗的关西腔。

“一杯柠檬汽水，一碟松饼。”

“我吗，一杯特浓咖啡，不要加糖，加牛奶，谢谢，顺便再来一份拿破仑蛋糕。时椿，我不由想起了你小说中的一句话。”

“什么？”

“幸躬逢胜饯，愿卧得胭脂眠。”

“你就甭提了，可恶的关西佬。”

“不是这句，是‘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喜欢阳春白雪，但侧耳倾听，只闻下里巴人’。你还是这么喜欢用中国的东西，写给谁看呢？”

“我自己，与天与地，和其光，同其尘。”

白雾氤氲。

#### 4

饱饱的吃了一顿饭，我们彼此告别了。

“既然都这样说了，那就努力去坚守自己的道路吧。”

“好，我会去找下一家出版社的。至于轻小说，我也会考虑写一些的。”

“那种事情，真的不想做的话，也不要勉强自己啊。”

“那也是不得已的。”

“那么，有期再会。”

“再见。”

我挥挥手，转身离去。今日真是诸事不顺的一天，但我预感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神明保佑。”我喃喃道；一边走着，一边背诵着《稻荷真经》。

乘地铁前往涩谷，早高峰已经过去了，人并不是很多。

路上乏善可陈，我来到了一栋破旧的办公楼，楼很旧，也并不是很高。据说这里曾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部，但原本的公司在经济泡沫中倒闭了，楼也转让了出去。

电梯说是要修的，但实际上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形似维修工的身影，因为维修费太贵了，没有一家公司想要单独承担此事，因而都在将就着。就好像在繁华的银座的主干道上惊现了一个大坑，或许是陨石砸的，或者是地面塌方，总之这坑大的足以困住不留神的行人与车辆；按理说政府会出手将坑填上的，但倘若没有了政府，所有人都宁可绕过去，而不愿独自将其填埋。

或许这就是孟子所言的“不能与不为”吧。

于是乎，我只好爬楼梯去往7层，对于长期缺乏锻炼的我，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等我终于看见了公司的logo时，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这一层原来有两个会社，但另一个在我就职，之前就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别处。

“哎呀，这是小野君吧，这破电梯，就没有一个人要去修！”

“没关系的，社长。社长身体安否？近来诸事皆好？”

碰见社长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唯有午休与下班的时候才出来跟大家打招呼。

“今天来的晚了一些，真是对不住了，非常抱歉。”

“没事没事，明天您就可以不用来这了。”

“为什么要用敬语？等、等等社长大人的意思是……”

“不不不，你误会了，只是给你开几天假而已，你最近工作不挺辛苦吗？好好休息一下吧。”

“社长……”

“这个月还没结束，工资就按一个月的来算吧。”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没有清点钞票的张数就直接装到了口袋中。

“我什么时候回来？”

“这你不用操心，到时候会通知你。”

“有新的应聘者吗？”

我凝睇着田中社长的眼睛，压低了声音说。

“有是有的，”他浓浓的眉毛颤动了几下，略一颌首，避开了我的目光，“是刚从东京某大学毕业的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录用它。不过您不用多心，没有把你赶走的意思。”

“您打算给他开多少工资，和我一样吗？”

“这还没说定，不过那个大学生，并不是要来取代你的。”社长局促不安的说道，在“大学生”这个词上加重了一下语气。

但我并没有感到被触碰到了痛点，尽管我高中都没念完。Hitori-soft 是一家开发galgame的会社，曾凭借《祥子的24小时》火爆了一阵，却因一部耗资极大而反响极差的作品陷入低谷。我入职的时候正是会社几近分崩离析的时候，社长拼死用理想与初心的演说，将社员一个个请了回来。

“社长的讲话是如此令人动容，我们怎能忍心这样说散就散呢？”我认识的同事都是这样对我说的。

然而我却缺少听到社长慷慨激昂的演讲的福气，他只在一味地挑我的毛病。

这也难怪，我，时椿野，高中都没有念完，年纪轻，阅历浅，没有工作经验。甚至来这儿上班之前只是一个快递员。我是在业余时自学的 C 语言，当时会社缺少一个程序员，又没人肯来应聘，因为工资太低了。但对于我而言，有钱可挣就好。

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打造出了《寒蝉之骸与冬虫夏草》，一举将会社的经济提了上来。

我的工资也随之上涨了一些，但是依旧不高；然而我的业务能力获得了认可，同事们都将我与先前的程序员对比，得到的多为赞誉，就连社长的话也少了很多。

在之前的低谷期，剧本家被挖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文坛新秀：佐佐木英良。他早期在美国活动，小有名气，归国后发布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时椿啊，虽说我是日本人，但童年却是在布鲁克林度过的，受到的都是欧美文学的陶冶。对于日本古典文学涉猎极浅，你看看这句话是想表达什么？”

“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吗？”

这便是我与他的友谊的开端。

“一切景语皆情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于创作，情不真不足以动人。”

“除了感悟，不要忘了对文笔的打磨，这需要常年的积累。记住，才能可能会背叛你，但技术永远不会放弃你。”

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用方头钢笔在稿纸上写下一串串假名与汉字。

在游戏发射的三个星期后，他突然宣布辞职。田中社长没有挽留。他已经受了太多的恩惠：拖欠的工资与天才的创造。

他临行前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杀死一只知更鸟》<sup>2</sup>，附有扉页的亲笔签名与用戴圣的羽毛做的书签。

“勇敢就是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的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我最喜欢这一句了。”他唱歌一样的说了出来。

“我可以走了吗？在这儿我没什么私人物品，那些办公物品留给新参者<sup>3</sup>吧。”

“我知道了。”

“那我先告辞了，社长。”

“一路顺风，时椿先生。再见。”他的语气变得无比的恭敬了起来。

下楼要轻松的多，当初的“万里长征”竟是如此短的一段阶梯。

风依旧凛冽。

在楼下银行存钱时，又将钱数了一遍，确实是一个月的量，还有一封社长写的推荐信。我冷笑了一下。

“下一份工作可没有那么好找。”

## 5

重又进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去找下一家出版社吗？还是算了吧，身子懒懒的，哪里也不想去，还是回家呆着吧，稍稍睡一会就能把今天的种种烦心事忘却了吧。

我将手伸入了口袋中摸索了几下。完蛋！钥匙是放在家里了吧，那一时半会倒也是回不去了。

但我又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形物体，粗糙的质感涌上了指尖。

驾照吗？前年考的吧。说来倒也是值得称道的事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理论到路考都是一次过的。但从获得驾照那天，我就再也没有触碰过方向盘了。

我去租了一辆白色的铃木，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事实上我连车标都不认识几个，只是



suzuki 几个字母让我认了出来。

坐在座椅上，稍稍调整一下靠背，轻轻将手放在方向盘上，适应了一下皮革的质感。

踩下油门，启动，发动机轰鸣了起来。手生是肯定的，我只能慢慢地在马路上行驶。但等到远离了东京中心城区，路上的车稍稍少了一些，我便加快了一下速度。

神奈川县，这是我的目的地。我想去的是那里的海岸，芥川龙之介<sup>4</sup>曾在那里和朋友与妻子看海市蜃楼。

找了一个地方停车，因为黑潮<sup>5</sup>的缘故，海面上弥漫着海雾，掩映在树林之后。

过了一会儿，我穿过松树——稀稀疏疏的低矮的松树林，沿着引地河堤岸走去。宽阔的沙滩那边，海面成蔚蓝色，一望无际。在没有人的沙滩上走着，沙滩上，引地河河口的左边，有个火光在晃动，大概是给入海捕鱼的船只当标志用。

波涛声当然不绝于耳。越是靠近岸边，咸腥味儿也越重。与其说是大海本身的气味，到更像是冲到我们脚下的海藻和含着盐分的流水的味道。不知怎的，我对于这股气味，除鼻孔以外，甚至皮肤上都有所感觉。

我孤寂地矗立在那里，凝视着海天相接的一线，已是黄昏独自愁，那里泛起了葳蕤的潮红，恰似少女红润的脸颊。

那是一个女人的剪影，兀自地站在海水里，任由浪花舔舐着裸露的脚踝。她在与我看往同样的彼方。

我稍稍挪进了一些，她一动不动的站着，仅仅是站着，好像一尊唯美的雕塑。

尽管知道这样并不礼貌，我还是斜睨着观察这个孑然一身的女性。

身穿有些单薄的灰色的网纹浴衣，好像穿着病号服。又长又直的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如黑色的丝绸瀑布。

“如果想死的话，在这里应该很容易吧。”

“欸？”

这是在对我说话吧。

“看，晚霞。”

目光顺着她指尖的方向看去，那一片天空酡红微醺，好似层层叠叠的怒放的樱花。

“那是天空的翠羽流苏。”

那是夕阳下界的一绺靛蓝，转瞬即逝，不知道是海还是天的部分。

“我讨厌晚霞，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天空的黑色铁幕，没有温暖，也没有希望。”

“但还有繁星，无论有多么灰暗的夜空，总还会有那几颗星星照亮着你，无论有多么渺茫的光，纵使那光芒或许来自几千万年前，而那恒星早已消弭。”

“前方又通向哪里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我不知道。”

“如果像这样走向大海的话，你会拉住我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有些后悔与她搭讪。

“怎么了，在想什么呢？只身一人来到海边，应当有自己的缘故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说，失去了双翼的海燕，与使用两条腿走路的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转过身来，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您穿成这样，不会冷吗？”

“当然了，但我也没办法啊。”

“这是什么道理。”

“我没有别的衣服了。”

“你还想走到那里去吗？”

“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身体浸泡在水里的话，会膨胀起来的，面孔也会变得浮肿。丑陋的模样就像一只溺水的水熊虫。还会有一股难闻的腐臭味，见过的人都会掩着鼻子走过吧。”

“水熊虫？好新奇的比喻，水熊虫也会淹死吗？”

“哎呀，不要拆我的台啦。我晓得，这种情形应该说 do、doo？”

“土左卫门‘吗？”

“对对，就是这样，他叫什么到不重要。总之，我会平静地、美丽地死去，不带一丝眷恋，让死亡变成一场绝妙的演出，这也会是我的胜利。”

“这倒像是西方悲剧中会出现的台词。”

“哈哈，我倒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去往那边”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瞧你说的，你会见证那一刻吗？”

“不，我并不想让任何人死去。”

“那由不得你。”

“无论如何，倘若你企图在我的眼前得逞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明明都不认识我。”

“没什么要向你解释的，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如果会死呢？”

“那好办，我这条命已经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能够拯救一个人，无论是谁，我都会很开心的。”

“真是奇怪的人呢，还以为你会说出什么更惊为天人的话呢。”

她稍稍偏偏头，用一种可爱的语气说到，那双眼睛，那眼睛，如此，如此……

“假如您不从海里面走出来的话，那我情愿与您一同在这里站着，但更先撑不住的绝对是你。入夜之后会很冷，会感冒的。届时海水也会涨潮，你想要做那种事情也会更加容易些吧。”

“真拿你没办法啊，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你能看起来比我大多少？”

“实不相瞒，虽然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但我只有 22 岁，您呢？”

沉默。

“不告诉你。”

“抱歉，我忘记了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我这里多了一张票，要和我一起去吗？”

“什么？”

“演唱会。”

她手里攥着两张红色的纸片，向我挥了挥。

又是沉默，依旧回响在耳畔的，只有海浪被礁石揉碎的哀鸣与海鸥的鸣泣，杂糅着远方渡轮劈波斩浪的进行曲。

“嘿嘿！”她忽而叼着袖子嗤嗤地笑出声来。

顺带一提，她真的很漂亮。

## 6

生活总是如此的荒诞不经？然而、然而……

我略调整了一下汽车的后视镜，使得其能很好的映射出那张可爱的面孔。

所以，她为什么会在这一带？我今天早上不才刚把亲妹妹轰出了家门吗？我委实有些困惑了。

好像从头开始都是她在先发制人吧，我只是一味的迎合着她。当时拒绝她不就好了？或是给警视厅打个电话，叫人把她带走，这样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但我做不到，仿佛从出生以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是我可以做到的。被拒绝的从来就只有我，无论是求职应聘，还是将厚厚一沓书稿送给出版社。但抽刃向更弱者的这种事情，我也是万万做不了的。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她随手从身旁的一堆零食中抽出一个盒子搁在膝上。

“炸虾天妇罗吗？这种东西凉了就不好吃了吧。”说着她用牙签扎起一块含在了嘴中。

“好好吃！”

确实很可爱不假，但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我没说过这是给你吃的吧？”

“可是刚才在海之家消费时，我不也在旁边站着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用的是我自己的钱啊。”

“你忘记店主怎么说了吗？”

那海之家的老板竟然有些抽象，我们还没有跨进门，他叫大声吆喝道“新婚快乐”，幸而店里没有其他人，这个季节的游客本就不多。

“你绝对搞错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擅自跟了过来，她的名字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边到了晚上，总会有一群青年的男女在海边漫步，牵着手喃喃低语。”

“我是来看海市蜃楼的，我与她并没有瓜葛。”我退后了几步，略远离了一下她。

“那时你只是在掩着嘴笑，也不澄清一下。”

“这种事情，怎么样都好吧。不就是吃了你的东西吗？我付给你不就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从浴衣的袖子里取出了一个皮夹子——浴衣的袖子里应该缝着一个口袋吧。

“喏，够吗？”她摇了摇手里攥着的5张1万日元钞票。

“啊？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也被炒了？”

“您在说什么呀？我连工作都没有，谁来炒我？”

“抱歉，我总是把别人的境况想的和我一样糟糕。”

她又笑了起来，好可爱的笑容，她大概有多大呢？感觉和零差不多吧，十七八岁的样子。

“我还没问您的名字呢。”

“八千草琉璃绪。”她一字一顿地说了出来，每个音节都说的很清楚。

八千草？好像昭和时代的一位女演员<sup>7</sup>也是这个姓氏。るりお？奇怪的名字，汉字该怎么写啊？琉璃绪<sup>8</sup>吗？

“你呢？”

“时椿野。哎，你又在笑什么？自从我见到你就一直笑个不停。”

“‘时椿’真是一个少见的姓氏啊。”

“这也没有办法，毕竟姓氏这种东西是父母给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想把柳川作为姓氏。”

“越是少见的东西越能被人们记住，哪怕是那些极为可笑而又无所裨益的事情。就好像人们只知道泊松亮斑的趣事，却鲜有人知道他在数学界的卓越贡献。”

琉璃绪将胳膊支在车门上，她的声音也随着飘逝的风越来越小。

“快进城区了，把远光灯关掉吧，还有多久才能到地方啊？”

“这取决于路况如何。”

“这辆车不能收听广播吗？”

“可以，差点忘了这件事了。”

我打开了车载的收音机，随便调了一个频道。

“时政评论吗？真没意思。”

“果然是女孩子吧，我倒挺喜欢听的。”

说到这，我不由得感到有些汗颜，毕竟上午才对一个朋友颇有微词过。

“这是个英语教学的频道吧，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高中时英语成绩还是很好的呢。”

“知道了，知道了。”

“等等，就这个频道吧。”

我仔细听了一会儿。

“都是古典乐曲吗？这很有趣啊，现在的年轻人不都喜欢摇滚、重金属这些东西吗？”

“你真没品位，时椿先生。”

“喏，现在放的是哪首曲子，品味高雅的八千草小姐？”

“巴赫<sup>9</sup>的《G弦上的咏叹调》。”

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

“在下北泽吗？”

“没错。”

琉璃绪先前并没有告诉我演出的地点在下北泽。我并不想来到这里，因为零就在这附近上学。

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车，又走了几个街区。

“就在这里。”

她指了指一个通往地下的阶梯。

“是在地下的 live house 吗。”

琉璃绪向入口的女招待递上了那两张门票。

“两位客人里面请。你们两个是情侣吧，这位小姐可真漂亮。”

又被人误解了吗？我扭头看了一眼琉璃绪，她的脸颊也涨的通红，低头拉了拉我的衣袖。

“小识，怎么跟你说的，不要打听客人的私事。”

“非常抱歉。”

好！倒也省了我再费口舌解释一遍了。

我们走入了演出空间，内部空间大的出奇，早已是人头攒动。舞台之前摆放着一排排桌椅，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

“这里是下北泽最大的地下演出空间之一，我之前常常来这里看演出。”

“卓尔不群，相当的卓尔不群。但我之前到从没来过这样的地方，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钱。与其说是演奏空间，这儿更像是一个居酒屋。”

“都是这个样子的，除了门票收入，演奏空间还需要其他收入来维持运转，这对于观众也是一种享受。”

我们找了一个最靠近里面的座位做了下来。

“演出还有一些时间才能开始。要不要先喝点什么？”

“你先来吧。”

“我倒无所谓。”

“那就柠檬汽水吧。为什么八千草小姐会露出这种表情啊？”

“真没意思，我还以为你会整点啤酒来喝呢。”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首先，我平日里并不喝酒，会社里举办的酒宴除外。再次，主动和一个刚认识不足 24 小时的女孩子喝酒，多少会有些奇怪吧，你说对吧，八千草小姐。”

“你不会以为我会把你当坏人吧——不对，应该是我做坏人吧，就比如说我把你灌醉然后把你的财物拿走逃之夭夭。”

“不不，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好一个三碗不过岗的故事，我心想。

“哎呀，哎呀，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瞧你那么认真的样子。我说时椿先生，你还真是有些可爱。”

这算是被除妹妹之外的女孩子夸奖了吗？

“还有，为什么要用‘女孩子’来称呼我呀？”

“因为八千草小姐无论是从外貌还是说话的语气上来看，都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少女吧。说来惭愧，在学校里没怎么和同校的女生交流，这种认识都是从轻小说里得来的。”

“我已经 27 岁了，单身。”

“呃……不提这个了，这次演出的乐队你有所了解吗？”

“山吹 band，以爵士乐而闻名。”

“山吹<sup>10</sup>？一种花的名字吗？总以为乐队的名字都是那种一堆片假名，看上去很高大上的那种。对了，八千草小姐喜欢听爵士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

突然，头顶的灯光熄灭了，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

“演出要开始了。”

我连忙站了起来，由于在最后，舞台上的东西看的并不真切，身边的琉璃绪更是要踮起脚尖来看。

人群重又喧嚣了起来，我知道，是主角登场了。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曾在学园祭上远远地观看过轻音乐部的乐队演奏。虽然人们聚集在一起，气氛也很热烈，但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感觉。

然后现在，当钢琴家将双手放在琴键上时，我还以为会悄无声息地开始演奏，没想到却像夏日阵雨般那样激烈地敲击，在高音的连击中拉开了序幕。

正当我张大嘴巴惊讶着，地板上传来了粗树干发出的沙沙声。

那是低音提琴。两根手指啪嗒啪嗒地弹着又长又粗的琴弦。因为是小提琴的形状，我原以为会发出更加美妙的声音。那声音像地鸣一样起伏，几乎整个大地都为之震动。

然后突然咣的一声，就像有人打破玻璃冲了进来似的。是架子鼓，一大堆铜钹在被敲击着。

这还只不过是前奏。

一瞬的寂静之后，三种乐器朝各自的方向飞奔起来。

爵士乐现场仿佛像过山车一样，爬到顶端又飞奔而下，开始了充满刺激的演奏。

我连续发出一句又一句的惊叹，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又感觉像是在观测新的银河时，一颗闪烁着未知光芒的星星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和我想象中的爵士乐截然相反。我原以为的爵士乐，就是咖啡馆里播放的那种不痛不痒的音乐。

但现在演奏的音乐却充满力量。三个人像运动员一样全力以赴地活动着手脚，碰撞着激情。

宛如一场把观众席也卷入的运动一样，我不禁手心冒汗地注视着他们。

每一个声音都在撞击着我的身体。低音提琴在胸口回响，架子鼓在腹部回响，而钢琴响彻了我的全身。

如果把这个当成背景音乐，什么工作都做不了吧。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

钢琴上不断响起速度惊人的旋律。这么难弹的旋律，是靠记忆弹奏的吗？或者，是靠瞬间爆发力弹奏的吗？我不太明白。

弹完这段之后，钢琴家举手示意，于是低音提琴的独奏开始了。原来是钢琴的独奏结束了。周围的人也在为他鼓掌，我也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一开始弹的是低音，之后音慢慢高了起来。同时观众席的气氛也随之高涨起来。低音提

琴有一个人那么高，弹奏它的动作非常动感，光是看着就很开心。在琴弦极低的地方，手能够到的地方弹出高音时，观众席的气氛也达到最高潮。周围响起了掌声。低音提琴的独奏也结束了。我也竭尽全力地鼓起了掌。

而架子鼓的独奏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时而以惊人的速度连续击打，时而以民族音乐的节奏缓慢敲击，自由而随性。这是在继续刚才的节奏吗？如果是的话，节奏感非常强。在钢琴和低音提琴都休息的情况下，响起的应该只有架子鼓，明明没有旋律，却能让人一直听下去。

架子鼓的独奏之后，钢琴和低音提琴同时回归。大概是互相使了个眼色吧。于是又是一阵掌声，我也鼓起了掌。

演奏完一开始听到的旋律之后，演奏结束。又是热烈的掌声。到底演奏了多长时间呢？我听得入神，几乎没有时间感。

钢琴开始演奏起熟悉的旋律。

一定是爵士乐里火出圈的曲子吧。

但是，低音提琴和架子鼓一加入，那种震撼力又回来了。

只要这三个人同时演奏，不管什么样的爵士乐都会变成充满力量和戏剧性的曲子。

虽然也有演奏者互相凝视对方，然后露出笑容的场面，但只要进入独奏，就会变得无比认真起来。独奏结束后，可能是太兴奋了，他叫了起来。不服输地接过接力棒的演奏者再次独奏，气氛一股火辣辣的感觉。就像是三个演奏者在比拼自己的技艺，或者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这音乐给人这样的感觉。

钢琴家站了起来，开始介绍成员，我才知道演唱会终于结束了。

拍多了掌手都痛了。

这么一说，我回过神来。在演唱会上，我完全没有注意八千草小姐。

我们又重新坐了下来，琉璃绪就在我的对面。

“你觉得怎么样？时椿先生。”

“非常的出色——抱歉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更恰当的词汇了，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随着旋律有节奏的跃动，血液也像是沸腾了一样。就好像身体不再属于自己了，而是被打碎成了一个细碎的部分，被音符裹挟着，不知道去往哪里了。”

“很厉害对吧，这么长的曲子，只需要一张 A4 纸大小的乐谱就可以演奏出来了。”

“开玩笑吧，这么多旋律都是现想的吗？”

“当然了，这不正是爵士的魅力所在吗？这当然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对于他们，旋律只不过是刻在 DNA 上的东西罢了，而刻刀是由无数断裂的弦与流血的手熔铸而出的。”

“才能可能会抛弃你，但技术永远不会背叛你。”我脱口而出。

“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热忱之心。倘若突发的灵感是迸发的花火，我们只惊羡于它一刹的绚丽，而印象派的画家却会将那一刻的光、影、色彩镌刻在画笔之端，凝练于布面。庭院中静静的池塘，原野上孤独的干草垛，莫奈在描绘它们的时候心中必然是满怀感激与愉快的吧。将一刹的悸动停于布面，这就足够了，就令颤动的弦、战栗的金属簧片一般，这就足够了，人的快乐来源于此。演奏的时候，乐队的成员都很沉浸吧。”

“没错。”

“那就对了，一瞬间的惊艳，即使得到也会立即化为尘埃的情感，但仍要去得到，这就足够了。”

“都是些流逝的事物吗？”

“人生正因有了这些流逝的事物才得以充实；铜会腐蚀，花会凋谢，人会死，太阳会衰亡。但真正美好的东西，在你看清楚它如何凋亡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让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念想罢了，这就足够了。”

“哦。”

“演奏者中有黑人吗？”

“没有啊，好唐突的问题啊。”

“爵士乐不是源于美国黑人吗？”

“但不一定只有黑人会演奏啊。”

“时椿先生这也不懂啊？原汁原味才好啊。”

琉璃绪将上身凑了过来，一只手托着脸颊。

终于可以好好观察下这张脸了：白皙的皮肤犹如凝脂，长长的睫毛下藏着纯黑的珍珠般的眼睛，鼻子小巧可爱。简直比电影明星还可爱，就像从番剧中走出来的一样。

“怎么不说话了？时椿先生宕机了吗？可怕呢，居然亲眼见到了仿生人！”

“小声点，我不过是在看你罢了。”

嗯？是不是说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琉璃绪掩着嘴笑了起来，身子靠在椅背上。如果穿的是别的衣服的话，应该可以翘一个很好看的二郎腿吧，我心想。

“抱歉，八千草小姐，我……”

“我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啊。”她将一只手按在胸前，“想知道我的故事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生啊，饶了我吧。我并不知道深入的了解你，尽管你确实很好看就是了，等等……

“岩手县，你听说过吧。”

“在东北地区是吧，东日本大地震<sup>11</sup>时电视上都在报道那边的情况呢。”

“当时我和家人在函馆<sup>12</sup>观光。”

“家里还好吗？”

“我们住在内陆地区，倒没受到太大影响。”

“为什么来东京呢？”

“这个说来话长，时椿先生也是从外地来的吧。”

“正确的，我的家乡在爱媛县。”

“那里盛产柑橘，是吗？”

“这倒没错，小时候妈妈经常用柑橘做布丁给我们吃，四国岛就是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就连织田信长都评价它为鸟不拉屎之地。爱媛县又不比隔壁的高知县，大家对它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也不难想象时椿先生为什么会大老远来到东京了。我从小就在岩手县长大，我在哪里读完了高中，毕业之后，我又去仙台读了大学。”

“还是在东北地区啊。”

“毕竟我不想离家太远啊，岩手县有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姐姐也在家乡工作。”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到东京呢？”

“大学毕业之后，在姐姐的介绍下，我来到了当地的剧院工作。”

“是当演员吧。”

“猜的真准。我一开始只是扮演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抱歉，戏剧里并没有没有用处的角色，但我当时是如此认为的。但后来剧院里的人都认可了我的能力，我也成为了剧院里最年轻的女主演。”

“难怪了！不愧是我！”

“您又在做什么啊？”

“没有恭维您，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觉得八千草小姐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优雅的气质。”

“真是过奖了。”她又笑了起来。

“你一定很受欢迎吧。”

“也并没有多受欢迎，毕竟是一个小剧院，观众也都是本地人。”

“都表演一些什么剧目呢？”

“西方的经典剧目，中国的还有日本本土的近现代剧本都会登上舞台。但我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她这么一说，我开始在脑海里模拟了一下琉璃绪穿西方古典裙装的模样，简直毫无抵抗力。

“这也太可爱了吧！”

“哎呀哎呀，时椿先生又在说些什么？”

“没事，您继续。”

感觉和她在一起心情都开朗了许多，这还是平时那个死人一样的我吗？

“然后，有一次演出之后——当时在演《威尼斯商人》，我扮演鲍西娅——老板说有东京来的客人要找我。”

“我想，应该是星探吧。”

“是。”

“你答应了？”

“其实我起初并不想答应他，岩手县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并不曾想过要扬名立万，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但现在显然已经做不到了。”

“你最终还是答应了对吧。”

“我答应了，剧院的同人都说我去东京会更有前途，我不认同，但也不愿反驳，于是不情不愿地答应了那个人的请求，并不请不愿的签了一份奇怪的合同。哎呀，忘记去拿饮料了说了这么多，有一点口干舌燥了。”

“让我去吧，你要什么？小麦啤酒吗？”

“没错。”

“好吧。”我从吧台拿来了我们两人的饮料。她接过了啤酒，起开了瓶盖，仰起头喝了一口。

“时椿啊，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也是我人生灾难的开始。”

她又喝了口啤酒，打了个响亮的嗝。

“我并没有想埋怨谁，只是这个世道就是如此啊。到了东京之后，影视公司就与我断开了联系，过了大半年才叫我去试镜，去了之后却又没有了消息。没办法啊，身边的钱都要花完了，每天住在发霉的公寓里，靠吃杯面度日。明明为了这个项目，我分文不取地花了一年以上的的时间，但最终还是徒劳啊。我开始去别的剧组试镜，倒还挺顺利的，找到第三个剧组就被接纳了，打算让我饰演女二。《心系刃先》你听说过吧，涟翠本来是该由我饰演的。”

“那一年冬天爆火的电影吗，我还没看过。”我摊手道。

“然而，之前的那家公司却拿出了那张合同，阻止我到别的剧组演出。我也曾怀疑过是不是有什么商业间谍，嫉妒我的才华，想封禁我，所以导了这么一出戏，先向我发工作邀请，然后慢慢地延期，最后直接让我连出场都做不到。当然了，这种事情应该不存在的，也没有谁害怕我的才华，这完全的被害妄想症罢了。没有这样的坏人，也没人是坏人。但是，到底为什么呢，这种无处发泄的情感。为什么要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呢。那时，发生过了很多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自暴自弃地跑到影视公司找茬了，然后就差点被送精神病院了”

“……不能打官司告他们吗”

“你知道打官司要花多少钱吗”

虽然想象不到，但是听她的口气就知道金额肯定很夸张。



我慌忙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刚才听得入迷，连嘴角的唾沫也忘了咽了。

“嗯。因为之前去过心理咨询，所以他们以为我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就把我绑在床上，给我一直注射抗抑郁药物。但是我脑子才没问题，所以这些药当然也就没用了。那可真是段既恐怖又苦痛的时光啊。因为病房啊，是那种完全不会发生上面新鲜事的极端场所。我开始的时候有很激烈地反抗，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我明白，要是不装得已经变回正常的话，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所以尽管我脑中有无数的怒火，但我还是先安静了下来。最终居然过了三周，他们才放我出来。在一潭死水的世界里，过了近一个月啊。刚被放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种解放的快感。但是等待我的却是残酷的现实。没有工作，因为没人想跟我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所以啊，无论遭遇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也不能自暴自弃，这只会伤害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只要哭一下就有人来安慰的，只有小孩子。你一旦进入社会，这套方法就不管用了。我就一直留心要冷静哟，就像日历上被撕下的一页页日子，日复一日。你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不能回去吗？”我小声地问。

“回去？不可能的。”她狠狠的跺了一下地板。

“这是背叛啊！背叛！我抛下所有人来到了东京，来到这里。临别之际，大家都说我在向光而行，前途无量。我相信他们心中确实是真诚的祝愿，但我该用什么来面对他们呢？以现在这个伤痕累累、身心疲惫的我吗？我还能够哭着投向昔日伙伴的怀中乞求他们的怜悯吗？我做不到，纵使他们能接纳我，我能原谅了我自己吗？”

她几乎哭了出来。

“没关系的”，我应该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吗？即使她的困难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可笑，但置身她的处境才能洞悉她内心的焦虑吧。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了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我自己又如何呢？在高二那年我擅自离家去往东京，其实，在登上通往本州岛的渡轮时，我已经后悔了。同样的，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家人，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软弱，甚至连当时为什么要出走也搞不清楚了。

“我……”

我理解你，我本应这样说。但我仍在犹豫是否该擅自闯入琉璃绪的世界中，我永远将自己的内心封闭，我不会向他人倾诉，孤独是我唯一忠实的朋友。

“听到这些，你并不感到快活，对吧？你也不必说些什么了。”她将瓶中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很高兴你乐意抽出时间陪我，下一个乐队的演出要开始了，还要留在这里吗？”

“我倒没有什么兴致了，另外，我还要早一点回到家里去。”我撒了一个谎。

走出 live house，迎面而来的仍是凛冽的冬日的风，短暂失去的孤独感又涌上了心头。

就在这里分别的话，以后多半不会再见到了。不知怎的，心中萌生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只认识了半天不到，但是，非常的开心，在她身边，平日里的忧戚都一扫而空了，只有她，她的笑容。

我需要她，我想，这种事，我也拿不准。我只是，只是想找个人说话，为什么不能留下？

挽留，我做不到。向他人索取，我做不到。她这种人我是没有资格留下的。

可当时在海边，我确实留住了她不是吗？我伸手触碰了一下脸颊，才发现它是如此的滚烫。眼泪？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

“那么，我先告辞了。”

“再见。”

巨石落地，轰然之声只有我能听见。

“时椿先生。”

她向前走了几步，她的脸凑得好近。

“轮到你了哟，明天要带我去哪里呢？”

7

因为不想见到妹妹，因而我没有回到家里，零有房间的备用钥匙，她来找我的话也不会锁在门外。

闲着也是闲着，我又开着租来的铃木在市中心逛了一圈，然后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准备过夜。

我在路边的自动售货机卖了廉价的袋装三明治，就着三得利的大麦茶。这就是我的晚餐了，是很不像话吧，但我很少会在乎这种事情。我不由得又思念起我的妹妹，母亲去世后，父亲便也没有了父亲的样子，都是妹妹在做饭，有时我也会在旁边帮忙。她做的咖喱、炒饭、蛋包饭、凉面都是一绝，味噌汤的味道和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妈妈。但赝品终究是赝品，无论是多么高超的做工，都会因为造假的本质而成为一摊垃圾。但是赝品和真品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呢？不过是人工的定义罢了。我在吃妹妹做的饭时，总会感到那种难以忘怀的留恋的情愫。

我只是想着母亲，却一直忽略了妹妹的心意吗？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早上的那件事，她应该不会怪罪吧。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呵责她了，更难听的话我也说过，但过了几天，她又可怜巴巴地来找我，无论如何都没有用。这种倔强，总会使我汗颜，让我反省自己，对待零的那种态度，我简直是畜生。

其实比起兄妹，我们更像是青梅竹马。我们在乡下长大，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耳畔吹拂着来自濑户内海的风。

我们会在邻居家的菜地中偷偷采摘西红柿吃，嘴边、衣服上都是鲜红的汁水，然后在主人的无奈斥责中边笑边快步逃逸。我们会伫立在小溪之中，脚踩着光滑的卵石，任凭潺潺的流水亲吻着我们的脚踝，向对方的身上泼水，最后两个人都湿透了。在夜里，我们躲在藤架下共读一本宫泽贤治的童话，我拿着团扇为她扇风。

妹妹身上总有一种奇特的栀子花的香气，我总会让她先去洗澡，然后沐浴在零用过的洗澡水中，浸润在那种香气中。

有一次，我在麻雀的巢上安了一个捕鸟装置，成鸟就不敢再来了，几个星期后再去看，就只剩下了饿毙的雏鸟风干的骸骨。为此，零还哭了好久，从来没见过她那样哭过。

第二次哭的这么伤心，还是在母亲逝世之后。自那以后，我们很少说话了，形同陌路，可以这么说。

“哥哥，还没有回家吗？”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不了，我今天在外面过夜。我的钥匙落在家里了。”

“好吧，我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邮箱里吧。我这也要走了。”

“在我那里住下也没关系的，这么晚了，自己一个人回去会很危险吧。你吃饭了吗？冰箱里面还有我早上做的炒饭。”

“我知道了。”

“早上的那些话，没关系吧。”

“当然了，兄长大人无论说什么都没关系的，我都不在乎，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我明明都那个样子了。”

“没关系的，无论兄长大人变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的。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而且零知道，你是所有人的兄长中最好的那个。”

“谢谢你。”

好难过，心好痛。

“虽然我知道你不喜欢听，但我还是想说。在你离开家之后，我一直在想你，每天都是如此，真的。我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会翻开我们共同创作的画册，一遍一遍的读着。蜡笔的色彩因突如其来的泪水而晕散，我睡不着，我害怕，我的梦境里没有你。”

“我想，兄长大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努力保持着你房间的原样。为什么你一声不吭就走了呢？为什么要擅自离开我？为什么不带上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你不是这样说的吗？”

视野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妈妈去世之后。在她的葬礼上。我一直在哭，你也在簌簌的流泪，但始终不曾呜咽过一声。渐渐的，人群散去了，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哭声越来越小了，我感到有点冷，非常的冷，然后，然后迎来了你的怀抱。那一瞬间的温暖，我坚信，它能融化结冰的天空，你说，零，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记得……”

此后好像又说了很多话，从来不会有的事情；一直硬装成大人的我，终于像孩子一般哭了出来。

“零，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想起了我刚开始要说的话。

“兄长大人，请讲。”

“我明天要去见一个岩手县的朋友，能不能帮我把衣柜中的那件西装熨烫一下，就是你在下北泽看到我时穿的的那一件。”

“好的。”

我又开始期待起明天了。

今夜的天空仍是只有很少的星光。

第二天早上，我先去把车还了回去。然后坐地铁回到了家里。

钥匙果然在邮箱里，但妹妹已经走了。我先在浴室里洗了个澡，又拿起了沙发上叠的整整齐齐的西装。熨的很好，衣服上的破洞也被补上了。

炒饭还剩一些，我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凑合着吃了。

真的有必要穿的这么板正吗？会不会有些奇怪。她呢？还是那件浴衣吗？我整理一下衣领，捋直了领带。这可是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啊，可不能搞砸了。

出门之前我又摸了一下口袋，确保钥匙在我的口袋里。

秋叶原，每逢节假日都会来这里逛一逛，街边的谷子店我都没进去看过，首先我没钱，其次，我也没有看过太多动漫。我只是喜欢这里的氛围，作为日本最大的二次元产业集聚地，这里的空气里都充满了快活的气息，路上能看到穿着 COS 服的男男女女走来走去。

“时椿先生，早上好！”我的手突然被拉了过去。

“哎呀，八千草小姐，您好。”我立即认出了她。

“您行动的可真慢啊，我都在冷风中待了半个多小时了。”

“抱歉，我回家了一趟，话说，你坐的那班地铁？来的这么早。”

“我昨晚就在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

“这样啊。”

“别操心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快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深绿色的西式长袖短上衣，里面是白色的衬衫，领口用捆扎礼物的蓝色绶带系了一个精致的蝴蝶结。下身也是一条深绿色的百褶裙，配着黑色的短袜与棕色的便鞋。脖子上裹着一条纱巾，头发也挽成了发髻。

“非常的可爱呀，在目前我认识的女子中，我还没见过比你更好看的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她微微一笑，重又走上来牵上了我的手。

“八千草小姐，这也——这样不好吧。”

琉璃绪的手柔软而又温暖，让人不禁心旌一荡。

“时椿先生，忘记昨天是怎么说了的吗？”她将一根手指轻轻放在嘴唇上，又是微微一笑。

昨天晚上，在她问了那个问题以后，我宕机了好久，最后说是要带她一起去看电影来着。

“为什么呢？好没意思的说。”

“这部电影我早就想看了，但鉴于是青春恋爱的内容，届时肯定会有许多小情侣在场，我自己一个人，岂不会显得很尴尬？”

她撇了撇嘴，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但过了一笑会，她又笑了起来。

“行，就照你说的做。”

这情绪转变的也太突然了，这真的是比我大了五岁的大人吗？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一幕。

“这样时椿先生就和别人一样了吧。”

“我可没有拜托过你这样做哟。话说回来，你身上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你不是说你只有一件衣服吗？”

“肯定是今天早上现买的啊。”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

于是，我与琉璃绪手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影院。

“果真有许多情侣啊。”琉璃绪在我身边做了下来。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哟。”

“这个就是女主角吗？画的真好看啊。”

“安静。”

“时椿先生，怎么就不肯多看我一眼呢？”

“我是来看电影的，还有，麻烦您把手从我的膝盖上拿下去。”

女生都这么麻烦吗？零就不会这样烦人。

终于，电影放映完了，观众们三三两两地走了出去，琉璃绪也站了起来，将胳膊插进了我的臂弯。

“我们也是恋人了哟。”

“才不是呢。”我没好气的说到。昨天我还将她视作高贵的公主大人，但短短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使她原形毕露了——一个杂鱼，一个雌小鬼，我如是想到。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浦岛隧道》，电影中男主的妹妹意外身亡，整个家庭也因此土崩瓦解。为了取回这一切，男主独身一人进了一个名为浦岛隧道的地方，隧道里时间流逝的速度远快于现实世界，在那里男主遇见了自己已逝的妹妹，但在最后他才发现所以已经逝去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当他从隧道中出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一年了。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八千草小姐？”我问道。

“作为一部电影，它还是相当不错的，无论是画风还是配乐。但我无法与电影中的情节产生共鸣，也无法代入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恰恰相反，我却深有感触。我与影片中的男主的境况有着相通之处，可能我并没有采取那么极端的做法，但那已经足够极端了。

有些人觉得一顿饭1万日元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并不会对我们这类人产生任何同情，因为从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人的生活，自然会产生疏远感，乃至鄙视。一战爆发之前，各国士兵都幻想着建功立业，可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军功章，而是流弹与毒气，因而他们开始憎恶那

种被美化的战争。

琉璃绪属于哪种我并不知道，总觉得她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而她的外表却如此清纯动人。

“怎么了，又坏掉了？为什么一直盯着我啊？”

“没什么，你看现在快到正午了，你应该饿了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怎么样？”我连忙为自己打圆场。在她的眼中，我应该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吧，我心想。

我带着他去了一家规模比较小的家庭餐厅，那里的菜品物美价廉，是会社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我经常去。

我们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旁坐了下来，那里可以轻易观察到街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你来点吧。”我把菜单递给了她。

“让我来选吗？对于我来说什么都一样啊。”她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一份小份的牛肉焗饭，罗宋汤，还有一碟炸薯条，就用菜单上写的‘特制鳕鱼酱’。”

所谓“特制鳕鱼酱”口味其实一般，吃起来就像馊掉的奶油，但我并没有提醒她。

“时椿先生呢？”

我盘算着这顿饭的花销，近来钱花的是有些快了，月底还要交房租呢。

“土豆咖喱，多加米饭。八千草小姐不喝点什么吗？”

“烧酒。”

“这个不行。”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总觉得像琉璃绪这样的女子不应该喝这么多酒。

“那我要水就好。”她悻悻的说到。

于是乎，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聊起了天。

“假如这个世界上有浦岛隧道，时椿先生会要些什么呢？”

“才能。”毕竟说要找回逝去的妈妈多少有些不现实。

“才能这个东西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先前在岩手县时，剧院里有个新来的小女孩，她很惊奇，为什么我只有 20 岁出头的年龄却能成为剧院的女主演。她问我是否有什么诀窍？说实话，我确实怔了一下，不知从何回答。有些剧本我只是看了一遍演出时却能很好的带入到情节中。或许是我真的有一些‘才能’吧。我只是跟他说了一些‘勤加练习’之类的老套措辞。而她显然对我的回答并不满足。然后她开始跟踪我，并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你怎么做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却又不想和她发生矛盾，于是我直接提出要和她同居。”

“她同意了，但结果确令她失望，因为我每天只是无所事事的过日子，只有在临近演出的时候才会努力一把。在她的眼中，我或许就是一个天才吧。而在我看来一切本该如此。”

“你走了之后呢？”

“据说，她接替我成为了新的女主演。”

“如此说来，那个女孩子也蛮有天赋啊。”

“不，那与天赋无关。”她小口啜了一下罗宋汤，“这汤真好喝啊。这完全是她自己的努力成果，她每天早上 5 点就从床上爬起来练习，把地板踩的响个不停，让我睡不着觉，但我还是很为她的成绩而感到开心的。”

“你也有在好好教是吧？”

“哎，我可没有多大功劳，只是偶尔指出她的不足之处罢了。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梨乃什么的。”

“你呢？你想获得什么？”

“容貌。”

“啊，这种东西你不已经得到了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容貌多么出众，这总是给我带来不幸。”

“这我可搞不懂，长得好看有什么错。”

“你觉得我出院之后是靠什么生活的？”

“你总不可能继续去当演员吧。”

“那是肯定的。我先是去一家餐厅当的服务员，那里有一个男歌唱服务员，唱歌很好听，人也长得很帅，大家都喜欢他。”

“你看，长得好看不也挺好的吗？”

“但在我到那工作之后，他就一直向我大献殷勤。我并不讨厌他，但对他也没有多少兴趣，但这却引来了同事的嫉妒，她们说我是狐狸精，还编造我与别的男人睡觉的谣言。后来那位歌唱服务生也对我冷冰冰的感到厌倦了，也开始诋毁我。但是，时椿先生，我至今都还是一个处女，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

“不，不，不，我相信你，你也不用向我证明什么。”

“然后我就辞职咯。”她说的好轻松啊，换我该难过死了，“然后我又去了一个知名作家的家里做仆人，工资蛮高的。”

“这份工作也丢掉了？”

“说的好听的是作家，说的难听的是变态。”

“比方说……”

“他会让我有声有色地朗读他书里的段落。”

“这怎么了？难道说！”

“是非常色情的情节，他还会强迫我表演书中的情节。他不止一次在我洗澡的时候闯入浴室，还破坏了我房间的门锁，以方便他自由进出。我非常憎恶他，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她的声音如此的平静，说出的事情却令我浑身发抖。

“后来他企图侵犯我，但没有成功，最后我被赶了出去。”

“为什么不报警？”

“没用的，在他那里工作是我自愿的，我们也没签署过劳务合同，更何况，我还是个……精神病人。”

这是我难以想象的生活，像她这样的女子，竟被如此糟蹋，这个社会已经病态到都不会怜香惜玉了吗？那我这种人又算什么。

“你的大学学历没有排上用场吗？”

“我上的是师范院校，选的是英语专业，还在仙台的一所高中实习过一段时间。我去考了教资，在东京的一所中专当教师。经过两个月的试用期，我终于转为了正式教师，然而，好景不长。”

她长吸了一口气。

“在那的第一天，就有男老师向我搭讪。最糟糕的是，在我转为正式教师的半年后，班上的一位男同学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我表白。这简直太……”

“太离谱了……”

“我心里也是纳闷，婉言拒绝了他，谁想到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歪曲的事实传了出去。我混不下去了，也辞职了。”

“然后呢？”继续问下去和揭她的伤疤有什么区别？但我只是好奇。

“居酒屋的陪酒女郎。”

“不用再说下去了！”我轻轻地说，语气中带着怜悯。她的生活，完全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想象的。

“没事。和我同租一个公寓的一位女孩叫小林千代，她对我很好，像是我远在老家的那位亲姐姐一样。她在知道了我的状况后，带我去了她的一个亲戚开的珠宝店当店员，之后就一直如此。”

“您呢？时椿先生还没有发表过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她抬起头看着我，苦涩地笑了笑。那双眼睛，真好看。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男主的经历和我很像。”

“你的妹妹也……”

“不，去世的是我的母亲。在我9岁那年，因为车祸。父亲曾经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但在母亲死后他开始变得萎靡不振，对我和妹妹非打即骂。妹妹是天底下最温柔的女孩子了，我们互相支持着，度过了在阴影下的那几年。日子倒也能凑合着过，但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父亲从外面带回来一个阿姨，并要求我们叫她妈妈，这种事情，我怎么都无法忍受，我和父亲大吵一架，又被毒打了一顿，当天晚上就离家出走了。”我一口气说完，觉得挤压在心中的那股浊气顿时消弭了。

“然后我就来到了东京——”

“我吃饱了。”琉璃绪向椅背上依靠，翘起来二郎腿，果然很好看。

“要不要来一些饭后甜点。”

“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我想吃草莓圣代！”

这真的是这个季节该吃的东西吗，话说回来，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吧。

于是草莓圣代被端了上来。

“八千草小姐是甜食党吗？”

“算半个，但是为了保持身材，很少吃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喏，时椿先生要不要也来尝一尝。”她将另一个汤匙递给了我。

我犹豫了一下，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事情吧。虽说盛情难却，但总是觉得有些怪怪的。我勉为其难地接过了她递给我的汤匙。

“很好吃啊，时椿先生呢？”

“确实，不过我之前从没吃过这家店的甜点。”

我们两人的汤匙碰到了一起，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抱歉啊，让你想起了这么多不开心的事情。真是对不住，八千草小姐。”

“没事，这些事情不吐不快啊。早就想和别人聊一聊了。”

“可我也没法帮你什么。”

“没事，我并不希望时椿先生为我做些什么，这样就好。”

“谢谢。”

“不要这样说。”她撩了撩头发，露出了妩媚的笑容。

“我可以接着之前的内容说下去吗？”

“悉听尊便。”汤匙又碰在了一起，总觉得和她说话有一种莫名的亲切的感觉。

“在我来到东京之后，最先把我难倒的是经济问题，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完了。”

“确实很难捱啊，作为未成年人，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吧。”

“确实如此，后来我去了一个招待所。”

“那种很多人住在一个寝室的地方吗？”

“是的，我当时已经一穷二白了，但好在招待所的老板娘是个好人，她在听到我的经历后，先是考虑要不要把我送回去，‘按照法律，你不应当出现在这里。’我当然不愿意回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最终她还是同意留下了我，她并不收我的房租，但相应的，我必须在招待所里帮忙。”

“原来如此啊。”

“她的名字叫九条千寻，她有一个儿子，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我经常向他讲述我家乡的

情况。同寝室里的人鱼龙混杂，有大专毕业即失业的，有炒股倾家荡产的，还有因裁员而断掉经济来源被家里赶出来的。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的眼睛而不为世俗所融。”

“眼睛？”

“他叫岛田加贺，家乡是新潟，他有一双锐利的双眼。但是靠语言你肯定不会想到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和他对视的时候，脊柱发凉，好像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我的胸膛，直接审视你的灵魂。就像鱼鹰一般。”

圣代吃的差不多了。

“得益于特殊的眼球结构，鱼鹰可以看到藏匿于漆黑的海面之下的猎物。”

“但没有人会喜欢这样一双眼睛，尽管很有才华，但也就这样了。”

“爱夜的人要有看夜的眼睛与听夜的耳朵，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他能看透人心，他不会被金玉其外的掩饰所迷惑，他适合做一名警侦人员。”

“或许吧。我们也会聚在一起打麻将，有一次，一个人缺了一张幺九牌，‘这不是幺九牌吗？’我们向门口望去，是九条小姐。”

“好冷的笑话啊。”

“但最后我还是找到了工作，并没有在招待所待太久，但那确实是最怀念的时光，夏日的夜晚，窗外萦绕着蝉的鸣叫——因为没有空调，窗户都敞开着，轻轻的人语声，怕是要被风揉碎了，可那种声音已经听不见了。”

“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妹妹，雫，她来东京了。”

“是来找你的吗？”

“这倒不是，她是来这里上高中的，她也是独自一个人来的。我在下北泽乱逛时偶然碰见了她。”

“你去和她相认了？应该没有吧。”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认出她，过了这些年，她变了很多，漂亮了许多，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跟着我找到了我的住所。当我打开门时，起初是感到疑惑，因为我不曾认识过这位小姐。但当我认出是她后我却感到无比的愤怒。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我一定说了些相当过分的话——我真该死，我竟打了她一巴掌。”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知道，时椿先生。”

“我不久之后便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住，但她还是找了过来，雫是我的影子，好像本该如此！她无怨无悔的为我料理家务，为我做饭，怎么也赶不走，说什么也不管用，我不想看见她，我原是希望永远也不要见到她。可是、可是，八千草小姐，我不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时椿先生，她爱你啊。”她的声音焦急了起来。

“这正是问题所在吧，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我也同样深深的爱着她。我想如果爱一个人，你会心甘情愿独自承受痛苦而不是拉她垫背。”

“原来时椿先生一直是这样想的啊。”她放缓了一下语气，“可是把她一个人丢下，就算独自承担一切了吗？这更像是一种逃避吧。就像两个人共同撑着一把破伞立于淅淅雨幕之中，纵使你先行一步，单凭一把破伞，剩下的那个人又如何遮风挡雨呢？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时椿先生。你对她的厌恶不是出于英雄主义，而是胆怯。你一直在以此来麻痹自己吗？你真的敢面对她吗？你的冷漠不会对她产生更大的伤害吗？为什么在接近冰点的时候还要在火苗上泼水？”

她略顿了一顿，说道：“我想，被人需要和被人爱一样好，甚至还要更好。”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然而……然而……”她的话句句在理，我多年以来精心伪装的面具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撕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血肉撕裂的痛苦，那面具伴我多年，早已嵌入到骨肉中去了。



我开始感到难过了，琉璃绪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锐利的箭簇刺在我的心口。

汤匙落在了桌子上，我将头埋在胸口。

“你说的都对！”我大声喊了出来，也顾不得别人的眼光了。我感到脸上发烫，却又开始庆幸起来，庆幸自己还没忘记如何羞愧。

“抱歉、抱歉，时椿先生我不该说这么多。”

早就该有人对我这样说了，我想大声的告诉她，但我已经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很早、很早就渴望有这样一个可以让我倾诉的人了，我想告诉她。

“你……没事……”

“抬起头来，请看看我，时椿先生。”

顺着目光望去，她站了起来，将整个上身都探了过来，她的脸贴的如此近。

“你还有机会，你是没问题的，我知道这不是我该管的事，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我希望你不要这样。”

这种感觉……熟悉而又陌生，她在抚摸着我的头。这种手法，就好像妈妈一样。

“请别……我……你这样，这会让我难过的。”

“没事的，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样就好，大家都在看着呢。”

在外人眼里，我们就是一对打情骂俏的小情侣吧。

“好了好了，该走了吧。”

是脸颊，又是那种凉凉的触感。

“时椿先生的脸上沾上了一些奶油。”

她坐了回去，将那只手指含在嘴里，嫣然一笑。

“无论如何，多谢款待。”

“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我平复一下心情说到。

“我来付钱吧。”琉璃绪站起身准备取出钱包。

“还是我来吧。”

“我来，昨天不都是你付的款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走出店面，一滴水滴落在脸颊上，冷冰冰的。

眼泪？

“下雨了呢，这样一来，也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完了吧。”琉璃绪理了理头发，扫兴地说到。

“不光是雨，还夹带着雪。八千草小姐，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时椿先生，请带我到您家里看看吧。”

这也未免太主动了一些吧，琉璃绪啊，总是教我措手不及。

虽说雨下的并不是很大，但当我们来到公寓楼下时，身上的衣物还是被打湿了许多。

“这就是时椿先生住的地方吗，还真是——”

“很朴素，对吧。”

琉璃绪没有回答，她脱下上衣，随手往沙发的扶手上一扔。

“屋里没有暖气，最好还是穿上衣服为好。”

“没关系，我无所谓。”

大概是故乡的纬度比较高的原因，她好像并不怎么怕冷，昨天在海边，她穿着那样薄的浴衣。

她向沙发上一靠，便发出了弹簧吱吱作响的声音。她蜷缩在哪儿，小巧而又可爱。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琉璃绪随手拿起了身边的一个牛皮公文包。

“唯独那个不可以看。”我连忙上去要夺你。她却一把用双臂遮着，护在了胸口。

“也罢，也罢，你看了也无妨。”我紧靠着她坐下。

“这是书稿吗？”

“没错。”

“这么多——这都是你写的？”

“是”

“好厉害啊。”

“但是内容就像是一堆垃圾。”

她拿起我的书稿仔细的读了起来，我一直在观察她的表情。她会怎么看待我写的东西呢？我想着。

“别老是盯着我看，怪难为情的。”

“抱歉。”话是这么说，但很难不向她秀气的侧脸看去。

过了一会，琉璃绪抬起头，对我笑了笑，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光芒。

“写的很好啊。讲的是十月革命前夕的故事吧，以主角的第一人称，以一种近乎意识流的手法去写，也真是难为你了。”

“过奖了。”

“我喜欢俄罗斯。”

“我也很喜欢这个国家，俄国的文学是世界的瑰宝，我还能记得当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sup>13</sup>时的感动。”

“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着冰雪一样的品格。想想那些 12 月党人<sup>14</sup>吧，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一队队郁郁葱葱的生命曾被囚禁、锁铐在那儿，而文化的火却燃起在茫茫雪原之中，扣响了整个俄罗斯冻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勒班陀大海战<sup>15</sup>，便不会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sup>16</sup>和他的堂吉珂德。”

她又翻了几下书稿。“考虑过出版吗？”

“已经寄给过好几个出版社了，都被打了回来，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是不会有人想看的。”

“总会有喜欢的人的。只是他们还没有看见你的作品而已。”她略微靠近了我。

“但我还是有一件事不明白。”

“什么？”

“像我这种人，不会非常可憎吗？我这种人虚伪的很吧。”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像八千草小姐这样漂亮的女孩，只要稍稍努力一些，妥协一点，就会有很多人喜欢吧。”

“但我并不会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去奉承谁，更不会凭借我的容貌去取得什么，可这关于这份书稿有什么关系？”

“我从未到过俄罗斯，也未曾见到过一个俄罗斯人，却肆意用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历史来宣泄自己的心绪，这不是很可耻吗？强行将一个不甚了解的事物强加以自己的想法，这是作者与描绘事物的双向落寞。”

“这有什么关系？要这么说，《图兰朵》<sup>17</sup>的作者就是最大的傻瓜了。”

“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八千草小姐。你或许也已经发现了，我试图通过语段向读者传达我的思想，可实际是我的生活一片狼藉，却还要继续用这种无所裨益的话去欺骗别人。越是想传达给读者：我们要心怀希望，我们不要害怕沿途的荆棘。我却越是害怕。我竟会这样一本正经的去指教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这到底有多么自大与可耻啊。可每当我停下笔时，心中就会有无数的失落席卷而来。我何曾不渴望那曙光中猎猎的红旗，而唤醒我的阿芙乐尔号<sup>18</sup>，又停泊在哪里呢？”

“我只能不停地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就像做礼拜一样，我不敢停下自己的笔，我会

趁着空余的时间在洁白的稿纸上写上句子。我发现我已经不能离开它了，不愿放下笔杆，纵使那夜莺也停止了悲鸣。我只是一味沉迷在那虚假的情节中，一味地将那本不存在的人物关系信以为真。当一个人开始欺骗自己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堕落的时候。在对于妹妹的事情上，你应该已经略窥一二了吧。”

“还没有这么糟糕。”

“比这还糟。”

“你的文笔……”

“文笔文笔——这正是最糟糕之处，呵呵。果不其然，我开始琢磨一些华丽的句子、新奇的比喻。你应该已经读过了吧，一位作家——记不清是谁了——说过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sup>19</sup>。我也深谙其中的门路。但我偏爱繁冗的表达，奇异的文风，而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甚至有时会引以为傲，乃至自我感动。直到昨天上午会见一个好友时，依旧如此。”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一部无比虚伪的作品，每个句子乃至每个词汇都无一不透露着这一点。我最引以为傲的语句乃是我那可耻的谎言——我经常说谎，但通常是拙劣的谎言，我写作时除外。”

我一口气说了下去，感谢我出色的肺活量；琉璃绪的嘴唇颤动了好几次，但我一直没有留给她打断的机会。

“那么，你竟以为我写的好？”

琉璃绪垂下了眼睛，眸子变得暗淡起来，但很快又变得闪烁了。她伸出一只手悬在半空中。

“这并不是一种可耻的情感，没有人生来就被要求一定要坚强，你得先学会和自己和解。否则再多的忏悔也是可憎的。我不曾从卢梭的《忏悔录》中看到他干干净净的自身，所有的不幸福都源自于他对自我的过高要求。”

“这是米考伯主义<sup>20</sup>吗？你在为我寻找解脱吗？”

“我并没有，我也不知道……但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所经历的远比我要难的多，你不曾退缩过，为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待在我这种人身边呢？”

“不曾退缩过？亏你能这样想。其实，我反倒要感谢你呢。”

“感谢我？”

“我们明明才相见了不到两天，你就已经乐意把这些话都说给我听了吗？”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和我很像。”刚刚说出去这句话，我就开始后悔了。

“不，我们一点也不像。时椿先生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一样的单纯。刚在海边遇见你时，我还害怕你会报警，而你只是站在那里陪我，我想，让这个人载着我去看演唱会吧，我只是这样想，你却真的答应了。”

“那种情况下想要拒绝也很难吧，更何况——”

“我实在无法想象，”她将悬着的手放在我的手背上，“没有你，那天我会做什么。或者说是你突然闯入了我的世界，用你的精神感化了我。”

“你不必用这种话来糊弄我，我只是因未经允许而打扰你的生活而抱歉，我知道的一切却什么都不能为您做。”

“是，你知道了我的一切，我也是如此，那我们可以算做朋友了吧。尽管我们的友谊那么不像话，毫无根基。但身为朋友就应该为朋友付出而不期望任何回报，最真挚的情感从来都不是互惠的，为人父母是不会期待从子女身上得到什么的。我们要在奉献中体味人生的甘露。”

“朋友？我好久没有听过这个词汇，从一个真正的朋友口中说出来了。”

她笑了起来。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说法，那就当做我没说过。无论如何我都想为你做些什么。尽管我压根不知道从何做起，但我一定要做。而且我有预感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尽管从客观上说那些事情微不足道，但我乐在其中，这就足够了。因为时椿先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她大声地说了出来，并握紧了我的手。

“谢谢，我……”

“请不要再说什么丧气的话了，我不想再听了！”她打断了我，“人生不是用长度，而是用深度来衡量的，倘若这件事做成了，我会相当感激我，并感激我短暂如蜉蝣的人生，感激它在最后的日子还能绽放出耀眼的火花。所以时椿先生，我想听见你的声音。”

她只是轻轻一推，我便被她压在身下了。我再也无法躲避她灼灼的目光了。

“我想听见你的声音，告诉我，你会改变，一定会！”

我沉默了。

“我没有这么多机会，时间很快就会逝去，承载的记忆也会变化为泡沫破碎，我不敢去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求求您。”

我从未想过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她的眸子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水雾，但声音依旧平静而柔美。书稿被随意丢弃在地。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既关乎我更关乎她的抉择。我必须去作出这个抉择。

那是世上最美的眼睛，于我。

何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 8

之后，琉璃绪借用我公寓的浴室洗了个澡。

我家里也没有浴衣给她穿，挑了一件妹妹在这里过夜时穿的睡衣。

洗完澡之后的琉璃绪容光焕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更加漂亮了。

“这是你妹妹的睡衣吗？”

“是，她的体型和您差不多，她的衣服给你穿正合适。”

“你的不能给我穿穿吗？”

“您在说什么啊。您要是真穿成那样的话，我就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而已。”

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琉璃绪的湿漉漉的头发散发着柑橘味的香气。

“要吃的什么吗？”

“我还不饿，但吃点也无所谓。”我走进了厨房。发现煤气灶上多了一口锅。

“这里面煮着什么东西吗？”

她凑了过来。

“好像真是，应该是妹妹煮的吧，这是粥吗？”

“不是，是味增。”

“还有这样的味增啊。”

“东北那边吃的都是这样的米味增，但在来到东京之后就没有见过了。”

我似乎确实告诉过雫我要见一个岩手县的朋友。

“这是早上煮的吧，看上去早就凉了。”

“直到刚才我才注意到这个。”

“所以您昨天压根没有回家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想吃点吗？”

“感激不尽。”

我将凉掉的米味增重新加热，又煎了一碟饺子。

“时椿先生也会做饭吗。”

“那是当然，对于独居者，这是必备的生活技能吧。经常吃杯面可不健康。”

“多谢提醒，我早就不吃那种东西了。”琉璃绪笑了一下。

所以，这种情景我是未曾设想的，就像是轻小说中的情节一样。刚出浴的美人就坐在我的对面斜睨着我。我的视线无意掠过她洁白的胸脯，又立即移开了。多看一眼都是有罪的。

“这汤可真好喝啊。”琉璃绪连连赞叹道。

她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白色的药瓶，取出两粒药片就着汤喝了下去。

“这是什么？”

“治头疼的药而已。”

吃完饭后，我们又坐在沙发上闲聊。琉璃绪捡起了散落在地的书稿，整理好叠放于膝上。

“所以，这个还要那去出版吗？”

“这种东西，我看了都恶心，还是尽早一把火烧掉为好。”

“那可多可惜啊，这毕竟是你的心血啊。”

“你想保留的话，尽管拿去就好了。”

“真的？”

“当然，八千草小姐。”

琉璃绪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她真的很爱笑。

“所以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她问到。

“先处理好和妹妹的事吧，我可能还要回一趟老家。”

“还要继续写作吗？”

“这我倒是不准，但我并不打算放弃这个习惯。当然，之后的东西就不会是你看到的那样了。”

“我不希望你改变风格，我喜欢那样。”

“我尽力。你又如何呢？”

“我大概也要回一趟岩手县吧。如今我也想开了，一个人单打独斗实在太蠢了，我还是回归我的舒适区为好。”

“什么时候？”

“明天——这倒不急，有的是空，什么时候都可以。”她看见我露出失望的神情，便连忙改口。

然后又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得知了她是柴可夫斯基的忠实粉丝。

“快到九点了，我该回去了，我可不想回去太晚。”

“要我送那你吗？”

“拿到不必了，谢谢你的好意。”她换上了看电影时穿的衣服，穿上了鞋袜，立即要走了。

“抱歉，请问，八千草小姐，我可以有你的联系方式吗？”

“可是，手机不在我身上。”她犹豫了一会，还是转过身来，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一个号码。

“我不能保证电话总是能接通，接不通也不要留言。”

“好的。”

琉璃绪走了，她的身影被霓虹灯的光拉长了，她离我愈来愈远。

八千草琉璃绪，多好听的名字。

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脱掉外衣，仰面躺在床上。应该和妹妹说些什么吧，我打开了手机。“亲爱的妹妹，请你原谅——”不好。“我要向你道歉——”也不妥。“我是有罪的，我要向

你赎罪，请你饶恕我——”这样好像我才是受害者一样。我不停的在短信上输入的内容又将写好的东西通通删掉。

怎么都不妥，果然这种事情只有当面才能说清。

“零，睡了吗？”

“还没，兄长大人找我有事吗？”

“明天晚上来我这儿过夜吧，我有些事想对你说。”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没了，就这样。还有，早点睡，晚安。”我转念一想明天就是周末，换做我的话，大抵会玩一个通宵。

“晚安！”他发了一个黄澄澄的小龙的表情包，怪可爱的。没记错的话应该叫ミルク竜吧。

了结了一个心事，不用去想怎么跟她说，到时一见面自有说不尽的话。

我又随手拿起了枕边的一本杂志，翻到了刊有我写的散文的那一页。如今看来，不过是布歇创作的洛可可画罢了，一样的俗不可耐。我本想直接将它撕碎，但还是决定留下做一个反面教材。

虚假的东西终归是虚假的。无论他被粉饰得多么堂皇，我们不要去歌颂苦难，也不要惧怕苦难，唯有污浊泥泞的河水才能映射出太阳闪耀的光辉。我想，只要坚信，泥沼中也会有水仙盛开。

呲的一声，房间突然暗了下去。停电了吗？但周围的居室却灯光依旧，电费是包含在房租里的，难不成房东忘了这件事？

我慌乱的去摸手机，想要给房东打电话确认此事，却如何也找不到了。我将手伸入的被褥中，纸的粗粝与细腻同时船上指尖。

那是一本书，我忽然记起了那是什么。我将窗帘拉开一角，借着若有若无的月光，封面上粗体英文显现在眼帘中。

“To Kill a Mocking Bird.”我喃喃道。

灯又突兀的亮了起来，但我仍感觉置身黑暗之中，刚才的强光使得我的五脏六腑都变得透明了。

原来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谢谢你。我笑了起来。

我似乎睡了很久。第二天9点才起。

这么看来，被炒了也有一定的好处，最起码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

我读了一会书，又开始埋头写作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写作状态。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稿纸已经用了一沓了。虽然已经不指望鬻文为计了，但这是为数不多可以使我沉浸于其中并感到由衷的感到幸福的事了。

我在楼下的便利店卖了现成的便当。我一边吃着，又一边想到了琉璃绪。

她昨天说的话，相当的令人疑惑呢。这样说来，她很快就要回到东北了吧。可是我并不想让她走，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我是不会去挽留她的，有些缘分，就让它保持在最初的纯粹就好。

我想了想，还是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有着琉璃绪字迹的字条。这是什么？我看着那个号码，有些疑惑了。这是固定电话的号码吧，真的可以打通吗？她果然还是不想记住我吧，但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埋怨她的，尽管我的心中切实生出了失落的情绪。

但是，如果不试试的话，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吧，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我不能再犹豫了，之前的那些朋友——我原以为我已经失去了的人——如此看来只是我自作主张抛下了他们，却以为被抛下的是自己，这真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啊。

但我不能再犹豫了，虽然不知道我们的时间还有多久，但我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与她一

起制造美好的回忆，我不要再拥有存在缺憾的回忆了。我感到头有些晕，喝了一大口水。

我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铃声响了几秒，没有人接。果然是我自作多情了吧，但这也是可以预想的。

“您好，是时椿先生吗？”我刚想将电话挂断，却忽然响起来那种温柔的声音。

“是我，琉璃绪，我……”

“您真的这么看重我吗？”

“我当然……不，我只是……”

我听见了电话那边的笑声。

“去哪里？”

于是乎，我又坐上了熟悉的 JR<sup>21</sup> 电车。

一个大型的综合游艺园，包含着动物园、植物园与一个小一些的游乐园。我之前并没有来到这种地方，只是在一个热度很高求助贴上看见有人推荐了这个地方。就位于东京近郊，门票价格还算亲民。

“你好啊，时椿先生。”琉璃绪果然站在门口等我，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但她显然变得无精打采了。连话也少了许多，她笑容依旧，可让人觉得很别扭——那种笑容，我在母亲的葬礼上层级看过，那是我的外婆，现在大抵住在宫崎县的疗养院吧。当时她穿着黑色的长羽织，头顶裹着白色的头巾。她当时也在笑，一边笑，一边对我说：“流淌着奶与蜜的天国的星星也会陨落，更何况地上的矢车菊，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学会坚强。”

不知道为何又想起了外婆的话，我分明就没见过她几面，但我却从琉璃绪可爱的脸庞上找到了同样的凄美的笑容。

“天鹅。”

我们路过了一处池塘，池塘上有几只白天鹅在游弋，它们美丽的身姿倒映在水中。

“很好看对吧？”

“是。”琉璃绪忽然不说话了。

感觉今天的琉璃绪是有些奇怪。

“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奥杰塔<sup>22</sup>。”

“什么？”

“没事，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吧。”

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她身上见到过的忧郁的气质，和昨天的那个琉璃绪判若两人。就连美食都无法使她提起兴致了。

“你是否看过《天鹅之死》？”

“芭蕾舞剧吗？只是听说过而已。”

“无论是天鹅还是人，如何优雅的死去，始终是个难题呢。”

我不理解她为何突然说起了这种话，她拖着脸颊，眼睛斜睨着看着我，将拇指含在了嘴里。

“待会儿再做一次摩天轮吧。”

奇怪、奇怪。这是一种无可言语的隔阂，到底为什么呢？她是如此的美丽，也如此的让人摸不透。

东京塔，作为东京的地标建筑，说来惭愧我一次也没去过，更没有想过第一次去竟是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我们从游艺园出来时，已经是临近黄昏了。琉璃绪说要去那里看看。

“快要离开东京了，这种地方说什么也要去一次吧。”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了东京塔，我们坐电梯到了特别展望台。

在这个高度，可以展望整个东京，连同周围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的风光。马路上穿行的车流，宛如萤火虫的光点荟萃，建筑物像一个个孤立的铁盒。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皇居层层叠叠的屋檐与破风，而新宿的中央公园是这一片灰暗中难得的郁郁葱葱。富士山的雪顶被拥在晚霞的怀抱中，而远处千叶县的万家灯火，只不过是一片红晕罢了。

“这里的风景别有风趣吧。”

“是啊。”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的话。”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

“天空是什么呢？”

“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

“天空和海洋，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样是湛蓝的，晚霞不过是赤潮罢了。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幻想过天空之上的世界。但科学的铁蹄，却悍然踏破云顶天宫。我们知道了天之正色，知道了苍穹之上是更广袤的未知，而这只能让我们更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罢了。”

“倘若天空真的是海洋的话，天空也会结冰吧。”

“但结冰的天空也会融化，否则就不会有雨和雪了。那里还会有游鱼浮动在空气之中出游从容。”

“倘若真的有这种地方就好了，但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坐飞机了，否则你的幻想就破灭了。”

“不会的，直到今天。那些云顶天宫的传说，大人不还会讲给小孩子听吗？最纯粹的东西是永远不会破灭的，因为那是人生而就有的东西。我们热爱大自然，大概是因为自然就不会嫉妒我们什么，也不会怜悯我们什么，更不渴望得到什么。”

我又看向了那片晚霞，如红与蓝的丝绸交织，我突然意识到，这种风景我每天都在看到，却又伪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但这却是最纯真的美。无故惊叹晚霞之美的人都是愚蠢的。我们会幻想自己中到乐透的头采，身缠万贯，遨游世界。却不会梦想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 100 元的零花钱，因为后者充满了过于真实的愉悦，而我们所看重的却往往是空中楼阁。

想到此处，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了母亲编织的结绳。

“八千草小姐，这个你拿去做纪念吧。”

“这是什么东西？”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叫，我的故乡那里叫它“お結び<sup>23</sup>”，当然在字典上是找不到这个词的。编织结绳是我们故乡的习俗，我们会在结绳上写下文字，纪念某件有意义的事情，或是写下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

我把结绳递给了她，这是一条一尺来长的绳子，赤红色色的有着蓝白相间的镶边。

“你看这里写着我的名字。”

“时椿野……后面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妹妹的名字。”

“这是谁给你编的啊？”

“我的母亲啊？，她是小镇上为数不多还懂得编织结绳技艺的人了。她之前编过很多这样的结绳。但后来都被我爸爸销毁了，只剩下了这一个。”

“那这应该是时椿先生很重要的东西吧。我……”

“无所谓，过几天你不就要离开东京了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吧，把这个收着，留个纪念吧。”

“谢谢！这也太好看了吧，比箱根的寄木细工<sup>24</sup>还要好。”琉璃绪的目光中闪烁着喜悦。

“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了吧。”

“不不不，真的真的很好看。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的呀？”



“我也不清楚，这个可以当头绳，有时也能用来捆扎礼品盒，但更多的只是用作纪念吧。”琉璃绪沉吟了片刻，将那结绳在手腕上绕了几圈，然后从口袋里取出发卡固定了起来。

“你看这样怎么样？”

“很好看诶。我从来没想到这种用处，不愧是八千草小姐。”

琉璃绪笑了起来。

多想、多想停留在这一瞬间啊，多想、多想把她的笑容永远留下来。

我们到了一家居酒屋。

“时椿先生不是不会喝酒吗？”

“就陪你喝一次嘛。”

“我酒量挺大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哟。”

“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请把我送回家里，我的妹妹今天晚上会来我家的。”然后我告诉她我家的地址。

琉璃绪从前台要来了几罐啤酒，又拿了一把烤鸡肉串。

“光是喝酒太无聊了吧。”

“还有什么话题可谈呢？”

“古代中国人都有行酒令，像是吟诗作赋什么的。”

“我可没有那种做诗的才华。”

“用现成的就行。说一句，喝一口酒，你看怎么样？”

“这倒有意思。”

“那我先来吧。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sup>25</sup>。”琉璃绪说着，拿起罐子喝了一口。

“白乐天的诗吗？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sup>26</sup>。”

“时椿先生也喜欢中国的诗词吗？”

“只是之前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了一本日本人编的中国诗词选集罢了，会的也就这么几首。”

我也举起罐子喝了一口。

“悠悠古池畔，寂寞蛙儿跳下岸，水声轻如幻<sup>27</sup>。”

“又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跳入古池的青蛙，带走了千年的忧愁，而浮出水面的蛙儿，又携来了千年的愁绪。我读过松尾芭蕉的传记。他这一生是快乐还是痛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吧。”

“我知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sup>28</sup>。”

“小林一茶，在我看来是仅次于松尾芭蕉的天才。环球的人们都喜欢咏叹露水的短暂，殊不知露水的存在正是为了日出的那一刻，它们只是在那一刻找到自己的归宿罢了。”

“春阳照孤坟，垅中逝者陌上人，幽冥本难分<sup>29</sup>。”琉璃绪舔了舔嘴边的泡沫，说到。

“明月跃然波中起<sup>30</sup>。”

“联袂近江人，同来惜晚春<sup>31</sup>。”

我以前开始有了些醉意，琉璃绪仍是神色坦然。

“忧思逢苦雨，人世叹徒然。春色无暇赏，奈何花已残<sup>32</sup>。”

“这是和歌<sup>33</sup>吗？我读过很多，但记得的几乎没有。现在人们写的都是短歌，想读些长歌倒是很难的。雷神小动，刺云雨零耶，君将留。”

“这是选自《万叶集》的吧！我在高中的国文课本上看到过。雷神小动，虽不零，吾将留妹留者。”

啤酒很快就喝完了。琉璃绪又要来了烧酒。

“时椿先生没问题吧。”

“没关系。”话是这么说，但我刚喝一杯，便觉得晕乎乎的。

“继续吧。盛夏阳光里，听见蝴蝶相触声<sup>34</sup>。”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西方的诗算吗？”

“那当然。”

“给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残，没有芳颜不终于凋残或销毁，但你的承下永远不会凋落，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sup>35</sup>。”

“这是什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你没读过吧？”

“还真是。听见的乐声虽好，但听不见却更美<sup>36</sup>。”

“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呢？但不要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sup>37</sup>——”

琉璃绪的脸颊上也泛起了红晕，但举止依旧矜持。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可爱的琉璃绪，尽管她的笑容凄惨，但这却让我觉得她更可爱了，我竟生起了一把将其搂住的冲动。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sup>38</sup>……”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的琉璃绪变得越来越模糊，后来才知道，那是酒精度数最低的烧酒，我们不过我喝了半瓶而已。但我的眼前突然变得一片昏暗，身体瘫软了起来，再也不由自己了。

“时椿先生。时椿先生。这就醉了吗？长这么大个体格，这点本事都没有啊。”

这是谁在说话啊？我能感受到说话时产生的气流。

“谢谢你啊，在最后的的时间里，有你陪着我，真好。”

那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在脑中开始遐想起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去江之岛<sup>39</sup>，沿途还能参观一下镰仓。还有赫赫有名的浅草寺<sup>40</sup>，我是一次也没去过。还要一起骑自行车，一起去看青叶的瀑布。

“可是，到这里就好了。对不起，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对吧？始终如此，对吧？我不想欺骗你啊，我也没有在欺骗你。现在这个在与你说话的女人，就是最真实的琉璃绪，八千草琉璃绪，也许后来你永远都不会记起这个名字了，这样就够了。”

“我想告诉你，和你在一起的这时间我很开心。但我不能一直这样沉溺于你的温柔之中。珀耳塞福涅<sup>41</sup>一年之中，只有4个月时光是可以由她自己决定。在人间的4个月我已经体验过了，我人生的早年已经将它们挥霍掉了，但我并不后悔。另外4个月你已经给了我。剩下4个月，冥后不得不回到她忠实的冥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鲜花，但这就是一个人的归宿，我们不得不去往的地方。”

“洁白的天花板，刺眼的LED灯，褪色的墙纸，只能开启10公分的窗户。那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好像在眨眼之间，梧桐的树叶变开始变得焜黄而衰败了，白昼也好，黑夜也好于我都一样。我还能做什么呢？头发因为没法打理，越来越长，到让我成为了那里的异类。我要来一本莎士比亚的全集。其实这种东西我已经看了千百遍，早在幼儿时代，这已经成为父母诵读的睡前故事了，哪怕闭上眼睛，我也能毫不费力地背诵出来。鲍西娅的法庭颂词，玉陨香消的奥菲莉娅，凯普莱特家殉情的女儿，这些人熟悉而又陌生，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而我确实在舞台上无数次地扮演，我想我的性格里或多或少有这些人的影子，你怎么看呢。幸亏有她们，没有她们告诉我何为正直，何为诚实的美德，否则，我早就沦落为马斯洛娃那样的女人了。那段时间，是我生平阅读量最大的时候。波德莱尔<sup>42</sup>的诗歌，对，我鬼先生<sup>43</sup>说的不错‘人生不过一行波德莱尔’。还有太宰治，我确实为阿叶的经历感到伤悲，但我并不想当个厌世主义者，在最后的时光里我要微笑着度过，这不是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所以你所看到的我的笑，是我最真挚的祈祷。我们的约定，你不会忘记对吧。奥菲莉娅是落水而亡的，拉斐尔前派<sup>44</sup>的画家就此创作的绘画，我在一本画册上看过，很美，原来死亡也可以这么美啊。”

“一日醒来，发现窗外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以为小雪初降，在细一看，才看到鹅黄色

的花蕊，那是水仙在盛开。那是谁把它们带到这里来的，我并不知道。它们不属于这里，他们属于沼泽边最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我不由地感到悲哀了。它们应该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天地自顾自地美丽，而不该来到这种地方与我相伴。我的归宿呢？我不知道，但我想要去寻找，这样的念头在我的心里萌发，愈演愈烈。”

“所以请原谅我，请相信我。我不曾欺骗过你呀。”

“琉璃绪。”

一个可爱的女人的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枕在你的膝上吗？”

“不舒服吗？”

“真是丢人啊。”

“没关系，把这个吃下。”

“这是什么？”

“醒酒药。以后不要再勉强自己做这种事情了。”

“谢谢，但都是为了你。”我虚弱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谢谢你、谢谢你。”

琉璃绪的声音越来越小。

## 9

入眼皆为皆为蔚蓝色。

就好像被无数双蔚蓝色的眼睛注视。

脚下是冰面。厚厚的冰面之下有鱼虾在游动。

冰面与天空是相同的颜色，找不到它们之间的边界。

前方，是一个少女的背影。她有一头栗色的长发，身着洁白的长裙。她手持画笔，抬起头描绘天空。可是你将天空描绘的如此的蓝，你也应该有蓝色的瞳孔吧。愁绪于空气中流动，就连呼吸都牵动着过往。画笔在绿肥红瘦的前夜再承受不住俨然的相思，你以颤抖的腕把持住湿透的思绪，让那些悲壮的依恋从笔端一点点流出。

她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她忽然开始抽泣了，我能听见她的哭声。

我想走近她，而脚下的冰面忽然破裂了，我掉了下去，身旁浮动着无数的鱼，透明的、彩色的鱼。

但我并没有感到窒息感，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脚底下所踩的，不过是结冰的天空罢了。

坠入深渊，我来到了女御<sup>45</sup>的房间。我的怀中横抱着三味线，积灰的三味线。我意识到我的小指正勾在三味线的三弦上。我什么都没做，而那三弦却自动的颤动了起来，连带着整个乐器化为了尘土。窗纱之外是斜阳，是明月，亦有鱼在游动。

我听到了人的祈祷，我听到了人的低语，我听到了陌生的都节调式的音乐。

“哥哥？”

“谁？”

“兄长大人，您清醒了吗？”

“是雫吗？”

“是我，哥哥。”

“我喝醉了。”

“你当然喝醉了。刚才还在一直说着胡话呢。兄长大人下次还是少喝一些酒为好。你出走之后，父亲就把酒戒掉了，我知道你不想听见关于他的事情，但他始终都很内疚……”

“好了，雫。现在我是在哪里。”

“在哥哥的公寓里，今天早上你不是叫我来过夜吗？是、是哥哥的朋友把你送过来的，

她说你喝醉了，要我好好照顾你。”

“是八千草琉璃绪吗？”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姐姐。哥哥，她是你的朋友，对吧。”

“对，她有说过什么吗？”

“她说，你不要再去找她了，也不要联系她了。”

“就这么多？”我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竟没有意识到妹妹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她还说了一句，好像是英文，Measure for measure。”

“就、没了？”

“我想留下她，但她头也不回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和哥哥是什么关系，没有去追她。”

“Measure for measure？一报还一报？这是什么意思？”

我向零要了一杯水喝，稍微清醒了一下。

“一报还一报……”我想起了刚才在居酒屋的情景。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她知道我看过不少莎士比亚。《Measure for measure》？指的是这个剧本吗？

“If I must die, I will encounter darkness as a bride, and hug it in mine arms.”不知为何，在3万余字的剧本中，我唯独想起了这一句。

脑子有些乱，这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她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收场，她不可能没有她的苦衷。但我转念一想，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也没有必要去操心。

“零，请帮把我的大衣拿过来。”

“哥哥要出门吗？”

“对，零，我现在就要出去一趟。”

“可是，外面还下着很大的雪啊，哥哥还是待在家里吧。”

“不不，我现在必须出去。”

“去找那个姐姐吗？”

“别管我要做什么，我很快就回来。”

我接过我的大衣，披在了身上，来不及将扣子扣上，便急匆匆地向玄关走去。

“你为什么这么急啊，你要去哪？”

“我会回来的，我出发了！”

“等等。”

我将门带上，快步走到了楼下。刚出门，迎面而来的是迅疾而又寒冷的风，我的耳边尽是狂风精神病人一般的咆哮了。roared？这词还不够准确。Wuthering？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在这样的暴雪中，一切都变得静谧而神秘。声音被雪花吸收，色彩被白色吞噬，只剩下无尽的白和偶尔露出的黑——那是树枝、屋顶或是远处的山峦。

然而浸在冷风中，却使我的大脑清醒了很多。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跑下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她，也许，她已经不在东京了。

但我不想回去，我想在雪中静一静。我将脖子埋进大衣的毛衣领中，含着胸行。一报还一报，我不由得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人，他的报应是流放西伯利亚。做恶事定然会有恶报，但做好事未必会招来青眼。对于至亲之人的照料，我们很少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激，更多的是道德的使命感驱使我们这样想。但在争吵之时，我们暴露出的恶，却又是无比真实的，说到底良心造就的道德。

我又开始想起了自己五年以来在东京的过往。

这些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在认真生活吧——只是为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而饭奋斗，那根本就不叫生活。尼采说“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相比之下，往常我的生活观念无疑是极度可笑的。原来，生活竟会如此美好，下雨时能找到一个遮雨的屋

檐，能在寒冷的早晨喝上一杯热可可，在喜欢的人的怀里痛哭一场。

喜欢的人？

我踏着碎琼乱玉，脚底发出“咔咔”的吓人的响声，就像脚边躺着丽贝卡父母的骨殖袋一样<sup>46</sup>。

我喜欢她吗？难说。我从未喜欢过一个人，这种情感对于我是如此的陌生。

我要去找她，我要问清楚她的想法，她喜不喜欢我都无所谓，我想知道她的想法。我口中默念到。我必须找到她。

眼前浮现出朦胧的白光。

“是谁？横穿马路，不要命了！”一个粗犷的声音怒骂道。

出租车在身边停下，车窗摇了下来。

“下这么大的雪，信号灯都看不清了，更何况人啊。”

“抱歉。”

“这很危险啊。哎，这雪说下就下了，已经十来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我刚从葛饰区回来，广播上说东京近郊的电车都困在雪地里动不了了。你要去那里吧，让我载你一程？”

“真是谢谢了。”我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里开着暖气，很暖和。

“这是最后一单了，我已经开了一晚上的车了，要不是你，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非常抱歉。”

“你想去哪里？”

“东京？有没有什么适合自杀的地方。”

“你要是想去自杀的话，我可就直接报警了。”

“您误会了，我是去追一个朋友，她的心理有点问题，我怕她想不开……”

“这种地方我可以给你列举十个。”

“最好和水有关”

“直接从圣桥跳下去可好？”

我记得琉璃绪说过，她讨厌溺水的土左卫门的尸首，她真的会选择投水自杀吗？其实，她会不会去自杀，我心里也没有数，但我觉得我必须去确保她的安全，然后，问清那些问题。

“临海，风景好的地方。”

“这种地方，在日本随处可见，但绝对不会存在于东京。”

“这没有吗？”

“要真说起来，我倒是知道一个叫‘背离岬’<sup>46</sup>的地方，那里原本是一个地主的庄园，但在战败后就变成了荒地，至今也没有开发，那里有天然的海蚀崖，估计与你说的样子很像。”

“就是那！”

“那里市中心有二十公里，你那位朋友会在哪吗？”

“我觉得会，”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底，“她总是把她的秘密埋藏在心里，不向任何人诉说，她明明过的这么悲惨，却还要来安慰无用之我。她残破的心又由谁来缝补？她一定会选择一个最隐秘的角落，美丽地、安静地死去。”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你那位朋友是因为感情问题才想去死的吗？”

“不是，杀死她的，是这个她无比信赖的世界。”我自顾自地说着。

“到这里就没有通车大路了，你还要在往东南方走五公里。这种天气……你还是放弃吧，毕竟你已经尝试过去找她了。”

“我跑过去吧，多少钱？我付给你。”

“还是执意要去吗，勇气可嘉啊。我在这里等你，回去之后一块算账。”

“那就拜托你了。”

我从车子上跳了下去。

视野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风，咆哮着，想刀子割过脸颊。我素来不擅运动，肌肉很快变得酸疼起来。我大口地喘着气，冷风灌入肺中，整个身体都冷却了下来。我感到口中有股甜腻腻的味道。但我不敢再去多想，不敢停下来。非快跑、飞快地跑、拼命地跑，不足以留住她的背影。脚步在与心跳共振。

雪变小了，海水的味道扑鼻而来。

可以看到漆黑的大海。

她真的在这里吗。

在陡峭的山崖上发现了一个人影，顿时浑身冒汗。

穿着和初次见面时一样的衣服，不会错。

必须阻止她。

快点的话还来得及。

大步踏向楼梯，在岩石与岩石之间跳跃。好几次失去平衡，咒骂自己运动白痴的身体。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呼吸也很困难。虽然也咒骂自己体力不支，但那是因为自己的懒惰。还有几步。马上就到了。

我的手终于够到了她的后背。海浪的声音将我的喘息声消去了。

她缩着肩膀，好像在害怕着什么。

“八千草小姐！”

琉璃绪向后退了几步，站在了悬崖的边缘，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时椿先生？您，您怎么会来……”琉璃绪按住了飘舞的长发，气若游丝地说道。

“我是来找你的，对，我是来找你的，你可以不离开东京吗？哪怕多一天也好啊。”

“您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她努力地组织着语言，断断续续地说。

“这种事情，怎么样都好。你过来，不要站在那里，我怕你……”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还在装傻吗？交代在这里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很讨厌溺水这种事吗？”我猛然清醒过来，她憎恶的不是溺水本身，而是土左卫门一般的尸体，倘若马尔克斯写的《世界上最美的溺水者》属实的话，她未尝不会这样做。但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执意要这样。她的开朗都是伪装的吗？她的生活还没有到那种生不如死的地步吧。

“你在说什么啊，我只是过来吹吹风罢了。”

“富山县的东寻坊，和歌山县的三段壁，都是数得上名的自杀圣地，我都可以带你去，但请不要在这里——”

“讨厌！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只是来这边逛逛，请赶紧走开吧。”她忽而歇斯底里地吼到，眼泪簌簌而下。

“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八千草小姐，我唯独这一次不能任由你胡闹。”

我感到自己的身子很烫。

“在胡闹的是你吧。”

“你以为自己一个人离开就一了百了了吗？我曾经也是这样以为的，你以为我不会惦记你不会想你吗？是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现，你是破坏了我的一切的我的生活的拯救者。你以你的甘霖在死海的卤水中稀释出一片清潭，你一直以来是怎样看待我的呢？一只没有人怜爱的脏兮兮的小猫吗？你对我的温柔是否让你感到满足了呢？说实在的我喜欢你的这种温柔，乃至迷恋。而你现在的行为于我令人作呕的小说里诳人的句子有什么区别？你为我勾勒出流淌的蜜与奶之地，却替我掩盖了一个事实——人生比地狱还要地狱，可惜你的愚民政策没有奏效，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你要摆脱这地狱去往那天堂般的地狱吗？”

“你疯了，绝对疯了。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光凭你，就能改变我的意志吗？即使我

的亲姐姐来了也不好使。”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明明一切还有挽回的地步，倘若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去陪你。”

“傻瓜！死了有什么好处？你明明什么都不懂，我的境况，还不如死了为好”

“不要说这种话啊，想想你是怎么开导我的。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对吧，我愿意和你一起去面对。”

“我最讨厌那种说什么‘即使世界都背叛了你我也会和你在一起’这种话了，你说的再好听也没用。我无法呆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的房间里，哪怕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会不论一切地跳下去。”

“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会甘露<sup>47</sup>。”

“问题是为使人生幸福，热爱琐事之人，又必为琐事所苦。‘这句话的后续是这个吧。你视为圭臬的那位作家，他自己不就在1927年自杀了吗？难道服药自杀就会更高贵一些吗？”

“不不不，哪样都不好。我也不想说别的什么话了，无论如何，八千草小姐都不能做这种事情。”我焦急地嚷嚷着，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发烫。我尝试接近她，她却离悬崖的边缘更近了。她的半只脚悬在空中，稍稍向后倾倒就可能坠入漆黑的大海。我这才注意到她光着脚，鞋子估计丢在某处了吧。

“为什么？你说完了吗？”

“告诉我，你站在这里多久了？”

“你说什么？”

歪打正着。

“那天在神奈川的海边你也是这样吧，你在犹豫什么？你对着这个世界还有眷恋吧？你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胆小鬼罢了。”我理清了一下思路

“胡说……怎么会没有眷恋，我也不想……”

“没错。”

“都是你！倘若没有你，那天我就死在了神奈川，而且是毫无悔意的。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我唯一的眷恋就是你啊，我想亲眼看到你……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我心急如焚，明明这么想活下去，为什么一定要去死？

“可是，我不希望你死啊！为什么像琉璃绪这样可爱的女孩子要被抹除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啊？这是多么悲哀的事！”

“这还轮不到你来说‘悲哀’这个词。”她的声音越发颤抖了起来。

“你有什么心事都说出来啊。”

“没用的，说出来只会让你更加难受。你眼中的我，不过是这三天里经过筛选的印象罢了。告诉我，我活下来与否真的于你真么重要吗？”

“当然，因为……因为我喜欢八千草小姐啊！你不要惊慌，我喜欢你，喜欢你在这短短三天中给予我的一切。所以，我无法忍受我喜欢的人离我而去。届时并不是你抛下了我，而是我抛下了你呢。但我不能那样，无论到了什么地步，我都不会抛弃。不抛弃不放弃，这是你教给我的。只要你能活下来，就算你恨我，就算我们再也不见面了也无所谓。”

“傻瓜……”

就在这一刹，我冲上去抓住了她的手，那手纤细而又冰凉，像是死人的手。

“我会像这样一直抓紧你的，你等着看！”

我顺势将其搂入怀中，她柔软的身体仅仅贴在我的身上。

“不要再说‘只有一个人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时椿先生。我说什么你都不管用对吧。”琉璃绪勾住了我的脖子，将脸埋在我的怀里。

“我也和时椿先生在一起啊，去看函馆山的夜景，去看伊豆的海，去听京都的雅乐。我何尝不想。”

“这些地方都有机会去，重要的是你得好好活着。”我温柔的抚摸着她的后背，像是在抚摸一只受伤的兔子。

“不行的，首先我要感谢你，其次我要向你抱歉……”

“就在那里，快、快。手电！”背后的灌丛中传来了细碎的人声。

“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对吧，一直如此对吧。”

嫩将出兮，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涟漪。

“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一切，但请不要为我流泪。”

“那位先生好像已经稳住她了。”

“嘲笑我吧，骂我吧，这倒会使我好受一些。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一个胆小鬼，所以，请允许我向你撒娇吧，请抱紧我，时椿先生。”

我紧紧抱住了她。

“再紧一些，再紧一些。谢谢你，谢谢你。”

她痛苦的呻吟着。

“再紧一些，让我感到疼。我现在什么都感受不到了，请让我感受到你的存在。”

“谢谢你给我的腕带，抱歉，那应该叫结绳吧。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用以留念的。它陪我走过了我人生的最黑暗的时刻，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流浪的灵魂。”

琉璃绪推开了我，往我的手心中塞了一个东西。

“记住八千草琉璃绪这个名字，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漫海金波，空气都像是煮沸了一样。

“再见。”

“抓到了。”两个身穿警服的人突然出现在琉璃绪身后，一人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有个面孔很熟悉。

“我也喜欢你，时椿野。”

以旭日东升为背景，笑涡中回旋着泪花，那是最美的笑容。

“这位先生——说起来多亏了你，我来为你说明一下请况……”

“为什么？”

“先生……小野？”

头好痛，脑子要炸掉了。

白光，一道炫目的白光裹挟走我的知觉。

10

花江静流，O型血，住院日期 2022 年 12 月 10 日。

这个东西她一直在戴着吗？

我为什么没有早些发现。

“时椿先生，到你了。”

我走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人安静地坐在那里，白色的灯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阴影。

“小野君，坐下说话。不要这么紧张吗，只是找你问几句话而已。”

“您说。”我坐了下来，和他隔着一张桌子。

“这个案件，还真是多亏了你。”

“我没出什么力。”

“少谦虚了，前段时间还在医院躺着吧。那天晚上的气温罕见的降到了零下十度，因为



失温，你当场就昏过去了。”

“那我更担心她的情况。”

“她很好。”

“很好？也许死了更好吧。”我摩挲着衣兜里的白色塑料手环，心中涌上一种酸楚的情感。

“肺大抵会落下什么毛病吧。”

“那到无关紧要。”

“你妹妹来看你吧。”

“她第一时间就来了，但我对他一如既往的冷淡。”

“你们兄妹关系，迟早会有和好的那一天。说正事吧。说正事吧，那天凌晨三点三十分我们就跟着她来到了那里，叫‘背离岬’，对吧？”

“你们怎么找到她的。”

“前一天中午她回到了她之前租住过的公寓，离开时被之前与她合住的女孩子发现了。她什么也没拿走，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去。”

“我或许知道，因为她要接某个人的电话。不过这种事情还是问她本人为好。”

我要是没打那个电话就好了。

“我把她留住了。”

“怎么留的？”

“她和你什么关系。”

我没有回答。我强忍着泪水。

岛田警官用他那鱼鹰般的眼神审视着我。

“你的眼神，一点也没有变啊。”

“你也是，当时大家都说，你是大庭叶藏式的表演型人格。”

神明啊，怜悯一下我吧，只要听到与演出相关的词汇，我就会变得无比沮丧。

“总之，你有很大的功劳嘛。那晚她只是站在悬崖边上，我和阿信都不善交涉，也不敢和她搭话。哎呀，刚入职不久就摊上这种案子。”

“就这么多了吗？”

这次惯例询问倒像是在聊天。

“等等，还有几个问题要向你确认，你不要不肯说……”

问完话，做完笔录，我从警署走了出来，再一次地投入了不知道吹拂了多少次的干冷的12月的风的怀抱。

其实早在住院期间，我就大概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零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医院，还带来了一个我根本不曾见过的年轻女人。

小林千代。

“我是静流的朋友，我想你应该知道她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吧。”

“你是和她合租的那个吗？”

“是的，看来她或许向我提到过吧。”

“没错。但很抱歉，其实对于她的事情我并不清楚，她告诉我她到你的亲戚家的珠宝店做女销售。”

“有这回事。”

“没有下文了吗？”

“日子本应该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虽然很平淡，但我很开心。不知为什么，和静流在一起总是会让人感到愉快，你也深有同感吧。然而，一天我推开公寓的门后，却发现了散落一地的啤酒罐。她向我发誓要戒酒，但她终究没有做到。我正想去训斥她，却发现她正蜷缩在一个角落哭泣。”

“有人欺负她吗？”

“倒不是这么回事。静流是个好孩子，喝了酒以后也是，她从不吵大闹，而是比绵羊还要温顺。听说，有个欧洲妇女曾将绵羊的血注射到她丈夫的体内，意图使其变得和顺，静流的心房中也充溢着这样的血液。你绝对不忍心看见她那可怜见儿的模样。我问过她，她却什么都不肯说。后来、后来我在沙发下发现了那张皱皱巴巴的诊断书。”

我的大脑像被突然猛击了一下，变得晕眩起来，手心也攥出了细密的汗珠。

“什么病，癌症？”

“那她就不会留着长发了。”

“你把她送去住院？”

那是她姐姐的决定，我未经同意便把她的状况都转告给了她那远在岩手县的姐姐。”

“这是杀人！犯罪！”由于在医院，我不敢喊得太大声。

“原来住院给她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吗？我也不想啊……”她快要哭出来了，“她从没有在我们两个面前展现出一丝不快，也是，我早就该想到是这个样子。她一直都是这样。”

“这不是理由，瞧瞧，她被逼成了什么样子。”

“我也想过把她接出来住，毕竟在那里除了等死什么也做不了了。可是我什么也无法决定，她的姐姐不允许——我甚至不能独自去探望她，那里只允许患者的家属去探望，而和静流在一起的，只有和她一样的行将就木之人罢了。她现在只能靠着药物勉强苟活下去了。就连饮食都被严格限制了，我记得她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她像个孩子一样，硬要我拿着汤匙喂她，多可爱啊。我对不起她……我……”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们都没能做好。”

“时椿先生，和静流在一起生活日子真的很开心。她这么漂亮、这么温柔，为什么偏偏是她在受罪？我非常喜欢静流，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喜欢她……”

我们再一次失去了她。

刚出警署，我又坐在了一辆本田的副驾驶座上。

花江纱希。

“妹妹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也大概知道了。”

“那个小姑娘说的吗？都叫她不要瞎说话了。”

“不是，是你的妹妹亲自告诉我的。”

“那个姑娘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要不是她陪着静流胡闹，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那个看起来很强势的女子点起了一根烟。

“你也来吗？”

“我不吸烟。”

“酒呢？”

“酒也喝的少。”

“这也算个男人吗？不过也好，烟酒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使人堕落的成瘾品。你喜欢我妹妹吗？”

“我，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男人们都是这么说，也是这样做，正是因为是朋友，什么过分的事都做的出来。曾经有一门很高的姻缘在向我招手，但最后不了了之了，比起我，男方似乎更喜欢我的妹妹。我当时确实很生气，但也就仅限于此了。静流倒是一直过意不去，她大概觉得我在恨她吧，大抵她执意要去东京，只是为了远离我吧。”

“这不是她的错。”

“她犯的错还少吗？在打电话的时候，她说的可好听了，可真相是什么呢？我来到东京

之后才发现妹妹是如此的堕落，她每个月的收入基本都去买醉了，欠下一屁股债，她甚至还堕过胎。怎么，不要露出这种诧异的表情啊，你果然喜欢她，对吧。失望了吗，你还以为她是什么好东西吗？”

“请不要这样说她，她没有错，她从不做错事！”我大声为她辩解道。

“她是个很好的演员，这一点我承认。你也被她耍得很惨吧，她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哈哈，这个混蛋，总是给我添堵，为了照看她，我原本的工作也丢掉了，我当时就不该让她独自去东京的，但凡我在她身边，她都不至于沦落至此。”纱希笑着笑着就哭了。

“你的妹妹，她是个好人。”

“但愿如此吧，她那五万日元是从哪来的，你不知道吧。自从父母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丧生之后，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啊！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不告诉我？我这么可怕吗？你说说时椿先生，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姐姐？我有时又想亲手掐死静流，但只是想想罢了，她是我的至亲，我唯一的亲人，我爱她……”

“嗨，时椿先生要去看她吗？她的样子估计会吓你一跳吧。我还能说什么呢，她所在的医院就在千叶县，院子里有红花石蒜。”

“不必了，我见她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明明连选择如何死亡的方式都没有，连有尊严地死去也做不到，却还要选择如何活着呢？

她在扮演谁呢？

我知道所有的鲜花都终会在阳光下腐烂，但这未免过于可惜了，人是为爱情与革命而生的。要么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为爱而死，要么，至少也要像小林多喜二<sup>48</sup>那样将鲜血撒在革命战线的前沿。

或许是因为我们无法选择以何种方式死去，以何种方式活着才显得尤为重要吧。

至少我们还可以选择。

琉璃绪骗了我，甚至连一个真实的姓名也没有说。

但她没有骗我，在黑暗的莽原中，我确实看到了那葳蕤的星火。

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你就是唯一的太阳，太阳熄灭，她普照的她深爱的大地却不会黯然无光。那里的原住民已经懂得如何将自己化为炬火，燃烧自己的生命。倘若今后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不要渴望被照亮，而是努力去发光。

在东京到神户的新干线上，我依旧摩挲着手中的白色塑料手环，温暖的，我还在握着她的手。

雫的身上盖着我的大衣，睡的很甜美。

她真的是累了。刚刚在车站的候车大厅她还在兴高采烈地同我说话。

“哥哥，你还会回来吗？”

“这我说不准，可能会回来吧，但我打算在爱媛县待上一段时间。”

“你被会再……”

“我不会再逃了，到了那种时候，雫会毫不犹豫地拉住我，对吧。”

“我不会再让你走掉了。”

“顺路看一下淡路岛<sup>49</sup>的水仙花吧。”

“还要再明石海峡大桥<sup>50</sup>上拍一张合照。”

“会经过那里的。”

“哥哥还在写书吗？”

“游戏之作而已，也不打算发表了，鸫文的生活果然不适合我。”

“作品总该有个名字吧。”

“十二月的天空。”

我深知这悠久之空实为汪洋，会结冰，会哭泣。

但三尺之冰也终有消融的一天。

只需要热忱，只需要热忱，一直。

和煦的冬日的暖阳。

温润的冬日的凉风。

我要向山举目<sup>51</sup>。去邂逅。

那冻融的十二月天空。

1 日语，咖啡馆。

2 To Kill a Mocking Bird，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

3 日语，新来的人。

4 芥川龙之介（あくたがわ りゅうのすけ，1892-1927），日本小说家。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地狱变》等。

5 即日本暖流，是北太平洋西部流速最强的暖流。

6 全名“成瀬川土左卫门”，是日本江户时代的相扑力士。根据山东京传《近世奇迹考》记载，此人皮肤白皙，身体肥大，就像淹死后的尸体一样，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这个名字作为溺死者的别称。

7 指八千草薰（1931 - 2019），日本女演员。本名谷口瞳。

8 女主名字的发音为やちそう るりお，るりお与日语中“琉璃绪”发音相同。

9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巴洛克作曲家。

10 日语，棣棠花。

11 即3·11日本地震，发生在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震级9.0，此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对日本东北部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并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

12 北海道岛西南部的滨海城市。

13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通常也被认为是作者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

14 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青年军官。1825年12月青年军官们发动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因而被流放，故名“十二月党人”。

15 1571年，由西班牙殖民帝国、罗马教廷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与奥斯曼舰队在勒班陀海角发生的一场大战。

16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西班牙语：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堂·吉珂德》。

17 《图兰朵》（意大利文：Turandot）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根据童话《杜兰铎的三个谜》改编的三幕歌剧。《图兰朵》为人民讲述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

18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该舰停泊在圣彼得堡（苏联时期改名为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11月7日晚9时45分，该舰奉命开炮，发出进攻冬宫的信号。

19 源自叔本华的《论写作与文风》。

20 米考伯主义形容一种“乐知天命”的性格，表现为乐观、看得开的心态。

21 日本铁路公司（Japan Railways，JR）是日本的大型铁路公司集团。

22 1876年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女主角。

23 作者造的词。

24 寄木细工（よせぎざいく）也称作木片儿拼花工艺。是日本箱根地区（神奈川县）特产的一种传统工艺品。已有200年的历史。

25 出自白居易《问刘十九》。

26 出自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27 俳句，松尾芭蕉作。松尾芭蕉（1644年-1694年），本名宗房，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俳谐师，被誉为“俳圣”。

28 俳句，小林一茶作。小林一茶（1763年-1827年），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

29 俳句，内藤丈草作。

30 俳句，正冈子规作。

31 俳句，松尾芭蕉作。

32 和歌，小野小町作。

33 和歌（わか）是日本的一种诗歌，由古代中国的乐府诗经过不断日本化发展而来。这是日本诗相对汉诗而言的。和歌包括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

34 俳句，松濑青青作。

35 出自莎士比亚《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谢》。

36 出自济慈《希腊古瓮颂》。

37 出自济慈《秋颂》。

38 出自《诗经·小雅·采薇》。

39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境内。

40 位于东京都台东区。其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

41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后，主神宙斯和农业之神德墨忒尔的女儿，冥王哈迪斯的妻子。

42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43 芥川龙之介的自号。

44 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由但丁·罗塞蒂、威廉·亨特和约翰·米莱斯成立于1848年，是由诗人、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组成的英国文化团体。团体不满僵化的学院艺术，反对以拉斐尔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开创的各种法则，提倡到文艺复兴之前的“原始画家”的作品中寻找灵感。此处的油画指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创作的《奥菲莉娅》。

45 日本古代宫廷中，天皇嫔妃位阶的一种，出自《周礼·天官冢宰》。

46 见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46 背離岬（はいり みさき），作者杜撰的地名。

47 出自芥川龙之介《侏儒警语》。

48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本作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49 日本濑户内海中最大岛屿。

50 日本兵库县境内连接神户市和淡路岛的跨海通道。

51 出自《圣经》的《诗篇》121篇。